

省齋文集卷第二十四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二十四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回郭贛州賀正啟

乾道二年

天行有信養生開闢而爲春神聽無私正直靖共而獲福豈謠
頌已騰於四境而壽祺不介於三朝恭惟某官剛方足以發晉
樽辨博足以重漢席仁心素著何待放邯鄲之鳩智慮所加猶
能覆荊州之雪一吹暖律盡滌凍塗萃衆美以在茲紛多祥其
焉往行陪劍履直上星辰某甫治書郵已勤驛使想東方之千
騎目斷班春被尺素於雙魚愧同畦夏

再任官觀謝宰執啟

三年去國夢斷朝參再命奉祠喜加堂帖踪跡已沉於農畝姓名尙錄於朝廷雖至冥頑宜忘荷戴伏念某稟資極陋殖學不豐本期久次於魯書敢望驟深於載筆冠沐猴於仗下實愧水官齒路馬於君前常憂山野身非不遇心自弗安仰繁恤隱之施俯遂投閒之請年豐冬暖無嘆於飢寒日邁月征有慚於夙夜曾經更之未久而寵任之已加博矣惠施不忍偏慳於數子大哉鈞播固應塊比於無垠此蓋伏遇某官魯國儒真舜廷弼直提兩地兵民之柄贊中天神聖之朝三握髮以旁招畢來俊傑一禿翁而退處猶被恩榮自憐流落之餘倍感提撕之意某

敢不內循尸素圖稱雁鴻司存雨露之邊難期朝蹟身在江湖之上但祝帝齡

答錢倅五月旦問候啟

風土記時甫應濯枝之雨禮經紀候喜來登黍之農觀四序之無愆知貳車之有道恭惟某官履茲長夏介爾多祥忠恕所加縱重囚於牢戶濡調不爽斬陰木於山虞卽歸象日之畿大啟景風之賞宜惟公論宜獨私誠某密托蔭庥載逢穀旦莫綴賀賓之後每勤筮記之先其在感藏靡容殫叙

回湖南提刑直閣王郎中彥洪啟

資弭一方寵加入使進寓金閨之直實增玉節之華制命流傳

臣工聳動恭惟某官擅山甫將明之美兼翁歸文武之才早列
 爽鳩橫飛於朝右暫提虓虎直指於湘中殲彼渠魁屈其羣醜
 爵賞光於當世功名著於景鍾徐國濯征已賴整師之皇父淮
 夷攸服行歸淑問之臯陶某暫謁追班久陪步武春銓選藝嘗
 歎笑談逮華翰之來臨恍舊遊之似夢適聞褒詔倍激懼悰

答生日詩啟

誦哀父母之詩每感左懸之日讀寡兄弟之禮况當右拱之時
 會未釋於端巖敢與聞於贊喜伏蒙某官噓枯意重激澗才清
 借仲尼仁者之褒發吉甫穆如之詠皇揆余於初度迄無內美
 之可言武請受其卒章但有中心之永佩

與洪景盧啟

謫墮亡何豈舊遊之敢記傳聞有喜謂新將之當來念受屢幸
 忝於為毗則惟梓難忘於必敬輒理久焚之硯載通執訛之書
 恭惟某官德配淵濤文規姚姒草紹興之詔家有其書起大雅
 之門今無此比自合徑參於國秉胡為尙攻於民功千里傾風
 二年引領叔度之來何暮既騰襦袴之歌君巖之行勿遲又冀
 事樞之執某側聞斯語為酌其中掾此萬邦少展甫申之惠問
 於兩社卽追季孟之蹤既容陪凝香森戟之笑談復可丐膾馥
 殘膏於造化惘悰所底英晤必孚

回新進士啟

孫逢辰 劉全畧 徐 徹 陳 邦
 陳夢才 劉 睿 李 克

龍飛擢第鳳詔除官親郇輝光士心慰懌於穆文明之代有嚴
俊造之科三歲下詔則與郊見天地之理均萬乘臨軒則與冊
拜公孤之儀等况今皇帝垂唐虞之間咨實學而匪事虛文宜
子大夫以晁董之才貢昌言而非徒干祿兩相求而適值一破
選則爲榮某官天之降材固殊學以爲己尤至凡著在簡編而
甚富皆措諸事業而可行宜其出谷敏於遷喬取青易於拾芥
俊傑出我門下豈惟座主之榮英雄入吾壚中想見天顏之喜
載仰儒先之蘊詎專科甲之求惟聖朝重此以來名世之英故
志士假之而作致君之路尙聽賢業迄副鄉評某僻處郊關猥
勤鞭馭瞻泰定之宇固應輕萬戶之侯味春容之篇殆類嚮九

戎之髦其爲欣感未易敷陳

回郭縣尉 有憑 啟

伏承龍飛乾五象近魁三聲氣相求將入風雲之會衣冠不乏
寶增鄉里之榮蓋聞所難逢者茲爲昌期不可掩者其惟宿學
故運有千齡之候而金須百鍊之精方武帝初年求賢良之奇
士宜孔門高弟在德行之巍科某官造道醇深積文瓌麗仁先
難而後獲農力穡而有秋主司不能信人久乏昌黎之薦士天
子自爲座主適逢唐室之右文靡需南省之蘭自折東堂之桂
賦五色而遺矣初何病於李程讀子虛而善之宜深嘉於司馬
已膺親擢卽慶超遷某特枉新篇曲敦舊契異時塲屋雖容揚

糝之在前他日宦游何害積薪之居上併陳善頌以答好謙

與錢吉州 瑞英 啟

管庫中都早識名郎之面躬耕北陌將依賢牧之仁念睽違一紀之餘乃庇覆二天之下逃聞祀輟遠劇搖旌恭惟某官德度粹溫儒猷通敏既將相侯王之有種亦文章政事之傳家締睿主之深知界价藩之重寄仁風揚葵頌多必偃之民惠露沾吳行廣睥睨之潤遂由熊軾歸從雞翹茲弱士之公言非邦人之諂語某遲聞新政快滌塵心一薤置前豈敢助漢廷之治三篇轉上或能興益部之歌欣頌於中敷陳罔既

戲答錢倅

某比貪求益輒復言詩辱誨答之勤渠省愚衷而愧慙恭惟甲族實冠聖朝系出眞王世爲右戚吳山裏繡帳何止於銷金秦地吹簫豈須於低唱殊非筆悞端是寫眞旣蒙叩鄙之言輒効解嘲之對

回添差通判趙朝議 不韋 啟

視秩列卿自應典郡興懷先壟力請監州雖有榮觀苦無公事諒假潁川之軾以光京兆之阡恭惟某官才華賀白之儔德望間平之亞飛騰久矣更歷三輔之元僚議論卓然常備十連之上介將受維城之寄暫榮展墓之歸地置萬家已驗宏暮於韓信木生連理卽觀瑞應於蔡邕某方治書郵先勤牋敬託治中

之庇豈惟日見於老成從方外之遊尙冀時親於益論

回李世南秀才

試倚馬之言昔已披於巨軸賦高軒之過今復誦於新篇愧無
尺寸之長虛辱再三之貺身方抱拙何絕徑之敢知分合投間
於提衡乎何與但珍瓊玖永賁巾箱

回蔡吉州

沈乾道二年
啟

河橋三歲共聽朝雞江國一塵行逢畫鹿念昔卜隣之好乃今
託庇之階其爲懽悰豈同常品恭惟某官慶厯諫臣之後中興
廷尉之甥問學有承始會門之是似慈祥無害豈宅相之不如
適丁重外之時遂作請先之計少勤敏政別奉除書愿帥守而

造侍班蓋聖朝之新例選循良而補鄉闕亦神漢之舊規士無
間言公有愜志某比緣簿邊稍緩馳詞聞千騎之鼎來想前驅
而夢去芳春紀孟和氣應時願於啟處之間益以保綏之厚

答永豐魏宰

希文
啟

命車三徑誰顧陸沉占吏百函獨勤泛愛拭病眸而快讀積感
臆以中藏伏惟某官蘊撥煩理劇之才得學道愛人之旨分竹
符於炎嶠嘗布恩綸執轂璧於江鄉乃迂途轍雖百里少卑於
千里而近邦殊勝於遠邦與其國蕞爾而膺輻蓋之名孰若縣
壯哉而享絃歌之樂况易流於聲實諒滋速於褒嘉尙養頤龜
用蕃晉馬惟瞻期之至切非宣寫之能周

除南劍答雷州蕭守 啟 乾道四年

投閒歲久敢嗟太史之留起廢恩深辱在諸侯之選念成期之
尙遠通筮記以未遑豈謂執謙特形贊喜恭惟某官才猷天稟
學問躬行早溥詔於聲華駿發舒於事業羣公交薦多績日宣
嶺海分麾藉甚桂林之伯雲山動興優哉桐柏之祠惟承宣之
譽素高且睿哲之知彌厚好無事職豈容遠慕於杜欽嘉有良
翰正恐近求於申伯行趨逃召平上要津某竦聽辦嚴首圖廷
勞惟瞻祈之至切非頌述之能周

答郭尉 有憑 羅司戶 全畧 啟

六年退屏蹟收供奉之班一命俯加名玷附庸之國雖上聖匿

瑕之賜亦諸賢推轂之私恭惟某官厚德好謙懿文行遠篤嘯
枯之雅意摘激濶之芳詞何取陳人遠貽新語言念放浪山林
之久詎堪雍容輜蓋之間矧四體可勤猶乏在前之知略豈二
毛已受敢思治郡之功名幸尙遠於成期當徐伸於祠請仰酬
嘉貺聊布忱言

謝生日詩詞啟

鄭伯驚姜載感寤生之日僖公保魯敢當純嘏之詞方一舉足
而懷罔極之恩乃九頓首而拜非常之惠假壽鄉之新說奏文
囿之奇才儉異鬲型真獲太牢之饋喻同稼穡正資一漑之功
翰墨易殫感銘難旣

答胡邦衡啟

胡大書魯太師樂為予生日壽乃用其啟中語戲答

言念生以敦牂首宜有大月惟夷則物豈無傷正爾早衰居然
永感豈謂屈金殿論思之手揮玉堂勁健之毫比之衛賢者之
官寵以魯太師之樂秉籥翟而錫公爵雖不足以事王執同律
以聽軍聲顧敢忘於詔告仰承嘉命來賁孤踪其在感悰併需
面叙

答廖英州啟

遵

引分投閒久安農畔叨恩起廢適在土鄉既未臨洗印之期難
驟展事賢之禮音郵遠暨感臆中深恭惟某官夙蘊儒猷素隆
士譽景行了翁之抗節服膺中立之存誠比佐藩條適逢寇警

繕甲兵具卒乘既坐絕於蔓滋出幕府持旌麾曾未移於桑蔭
若時嘉績方簡宸衷竚頒一札之書進補九卿之缺某日遲取
道首冀披風惟瞻邈之甚勤非指陳之可喻

回梁提刑啟

茲甫

問舍初年尚記尊使君之嘉惠躬耕末路喜聞新使者之先聲
謂因肆覲而必畱故緩雙緘而未遣逮茲拭目宜不噬臍恭惟
提刑判院出相門而敦寒素之風富天分而勵精勤之操形於
德業蓋端良溫厚而有餘發以詞章宜瞻蔚瑰奇而絕擬允矣
克全於衆善胡然屢乞於外庸茲由江介之封早賜先君之履
十城父老歌西平有子之詩八景山川畱召伯甘棠之化姑慰

戎昭之望更增臺治之光何待政成卽陪禁直某方樂屢屢之
晝掩莫知英簞之宵馳未瞻負弩之驅已辱芟刀之慶感慚斯
甚宣寫奚周

回得解士人啟

皎皎白駒而在彼空谷久聞鄉譽之高呦呦鳴鹿而示我周行
果預計借之寵一傳榜帖肆協輿言恭惟解元先輩學通衆說
之郭文號諸儒之倡惟其負勢莫當之勇是以收戰必勝之功
間里嘆咨親交慶羨冠名南省繼歐老之遺風策第太常合鸞
洲之舊識士所望者君其勉旃某特枉長牋仰欽厚眷綴梁臺
之響幸目擊於俊遊傳漢殿之臚尙耳聞於吉語

謝生日詩啟

乾道五年

四五十而無聞焉方悲鯉饋九萬里斯在下矣敢借鵬飛惟古
今善禱之非虛皆人士誠心之所寓勤儉化俗則豪眉詠於豳
風豈第宜民則台背形於魯頌豈伊大貺乃及小夫此蓋某官
仁惟好人喜故溢美篤吹嘘之雅意貽比興之新篇愛欲其生
雖不稱老彭之比壽胥與試願同依堯舜之仁

回新進士啟

伏以我后勞於求賢蓋三舉矣吾州慨然上對得五人焉繼前
輩起家之榮爲後生稽古之勸舉有愜志曾無間言竊惟致治
之由用備爲急昔者三王而上確乎一道之承異端興於七雉

始綴甲兵而譏書策大亂極於五季專用鎗劍而鄙毛錐觀歷年長短之不同則擇術是非之可見今朔馬尙馳於中土而重兵未撤於近邊常情皆言用武之秋明主獨切右文之念思多士生此王國豈徒誇三年應詔之多有一德克享天心實欲冀異日行言之實使齊疆復歸於魯而晉盜悉奔乎秦儒效若斯武功何有孰仰當於睿意良有待乎儒英恭惟某官躬邁往之資擅博聞之譽以通經而拾地芥固所優爲由舉首而破天荒殆同創見况棣萼繼登於虎榜而萊衣同拜於鯉庭家慶方來可驗斯文之力邦榮有大罈恢所學之功某贊喜未遑馳辭先辱鹿鳴歌而揚侯舉已預榮觀龍標奪而盧肇歸更逢盛事其

爲欣幸未易殫論

回江西任運使 文薦 啟

上閩南之一節已彰畫錦之榮周江右之三臺更示宵衣之眷旣聳吏民之觀聽益增輶傳之光華恭惟某官德粹而莊學醇以博行己勵廉清之操立朝高忠肅之聲臺省要官踐揚殆遍漕刑劇寄績效屢聞復瞻舊游重盼新渥列郡熟知於威惠不令自行近班僎俟於英賢言歸可待某一違和氣六換嚴冬望孔翠於層霄笑駑駘於故步尺書懇懇雖疇昔之僅通大貺謙愧今茲之倒置其爲欣感未易敷云

賀錢守冬啟

梅放柳舒樂土春回之有象□輕衡仰明時氣應以無訛孰開
壽祉於一陽盍酌頌聲於千里恭惟某官承家忠厚敷政仁明
久昭列宿之華海洽介藩之譽袴襦騰頌視叔度以無慙散晷
爲褒舍喬卿而奚稱德逢道長福以類升某側迹毗廬傾心侯
宅官僚交慶豈野服之敢參鉛槧馳詞尙誠心之少致

回太守賀正啟 乾道六年

東風凍解知和氣之先春南國教明諒嘉祥之棊篤恭惟某官
敷施上澤安輯民生力行寬大之書謁著中和之譽順迎獻歲
行趣朝元屬雪戶之憊居阻牙門之旅進首勤慶問良極感悰
又回萬安謝合啟

日會嫩訾初攜龍角蠢然品彙俱有向榮之心卓爾仁賢豈無
爲善之福恭惟某官神明所保年德又新奕世詞章常夢生塘
之草三年桃李重開滿縣之花行陪春見之宗入奉夜前之席
某尙稽走慶先辱飛文屬野性之多慵致報緘之稍緩其爲愧
感交會衿膺

與廣西經畧張 大猷 啟

茂實飛騰耳熟桂林之伯窮檐局趣夢游訾氏之洲遙知五管
之兵民欣頌十連之師帥邊疆清晏祉福綏將恭惟某官學殖
崇高智德廉正揭從別乘姓名已達於宸廷旋駕輶車風采遂
傾於嶺表開帥牙而卽拜貼禁職以頻遷訖其外庸方倚田侯

之績式是百辟卽造山甫之歸某披霧尙賒傾風更切雖衡嶽
元回於乘雁而灘江不礙於雙魚惓惓之私喋喋奚旣

答吉州新倅趙朝散壘啟

側聽詔除來參邦治風颿遠涉阻脩惟梓之恭騎吏鼎來先辱
摘華之麗一謙過厚三復增慙恭惟某官廟璉凝姿澗松挺操
政術久高於吳會典刑未替於洛京眷此廬陵雄於江介顏魯
公之鯁挺尙屈佐州向文簡之才猷亦勤監郡雖小淹於遐武
諒遠繼於前模某從事無堪乞歸甚切行同野老重詠海沂之
功更俟召環敬酌齊人之水

除閩憲赴闕奏事與宰執啟

坐廢八年莫瞻上袞安居三選每荷大鈞雖依歸造化以甚勤
而通徹姓名之無路忽叨進擬倍劇兢慚念扣閣以非遙愧達
函之已後伏念某少而孤苦長則迂愚但信一心欲致身名之
泰速更多難乃知骨相之屯得未足以償亡譽不勝於積毀竭
從幽屏痛悟昨非甘爲灌園負米之遊寧復結綬彈冠之望豈
謂起之野服假以繡衣惟盛世難逢非不抱貧賤之恥惟軺車
甚寵非不貪禮樂之華顧才譖之無堪且病衰之有素冒陳私
悞游瀆公朝當文王之作興適伊尹之自任有來多士共圖王
室之寧不使匹夫獨隔聖人之澤遭逢若此進退何居恭惟某
官皇極爲心泰和斯世身兼九德不以尙人士挾寸長豈容在

野善類聞風而望賜治功指日而格天如某者豈足記憐亦叨
拔拭始逡巡以避蓋自揣於非材今竭蹶而趨懼固違於成命
倘得一登九級之陞退望三槐之庭雖汰斥隨之而志願償矣
天暑未艾巖瞻正崇冀加御於鼎珍以永隆於邦棟

除少蓬答史徽州侯啟

持節分符已叨起廢登瀛視草更許參華揣分量以無堪啟緘
滕而有覩此蓋伏遇某官仁心念舊義槩噓枯曲憐流落之餘
每借游揚之助遂令新渥併及陳人載惟兩郡之政聲久在一
時之課最民之攸墜恐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造歸竊意鳴
玉朝天之甚邇倘寬汰斥尚幸瞻承茲粗答於多儀殊未殫於

鄙志

答吉州太守呂治先大器啟

昨審拜州旋聞開府俯稽衆論固當陳何暮之謠久受一廬又
合致必恭之禮屬疲精於道路加庀職於闕廷力有未遑心焉
不置逮叠勤於翰墨幾莫措於面顏恭惟某官躬稟異材家傳
奧學分麾兩郡課以最聞列屬中臺譽隨日起眷東南之上郡
實六一之故鄉調守甚艱非公莫可銷民愁嘆將見古人之風
戢吏矯虔更觀仁者之勇某雖未獲依豈弟慈祥於里閭之內
猶庶幾誦中和宣布於縉紳之間尺牘所陳寸誠奚旣

回益國守姜待制啟

遇雙旌於吳郡僅容漫刺之通望千騎於昭亭未假空函之達
忽披榮問增愧懦衷恭惟某官望重簪紳眷深旒旆宜服四鄰
而熙載豈容一日而去朝適是名藩困於巨浸輟嚴徐之侍從
倚召杜之蕃宣惠政甫施顧憂旋釋雙溪疊嶂亟賡謝守之詩
四牡介圭行趣韓侯之覲某比自漁樵之侶來參鷓鷯之行念
揣分以非官方陳情而引去欲酬大貺莫措片言姑陳感激之
私少答記存之厚

同李秀實 發 啟

垂釣江湖久斷脩門之夢牽絲館殿再追雋軌之遊逡巡何止
於三辭荏苒已踰於半歲推鄉評而有自修謝牘以未遑忽披

執說之書曲借過情之譽禮文倒置愧感中弮恭惟某官學造
乎徵才周於用治效早彰於四邑政聲尤首於五州當馬援據
鞍之秋堅陶公運甓之志衆期明陟事乃暗投吏疑絳老之年
晉卿有罪上讀子虛之賦蜀監非人載惟貴齒之時仍在急賢
之際朝冠暫挂未妨新組之頒塞馬重來卽慶舊毡之復願究
觀頤之理亟承傾否之休

答巫樞密謝復職啟

上眷舊勞制加新渥冠六閣邃嚴之職遂二疏冲退之懷褒語
一傳輿言胥穆恭惟某官英規表世奧學邁倫用之則行殆侍
從弼諧之徧歷已之無愠顧卷舒窮達以何心將觀妙以怡神

廬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宣待年而佚老茲推郊賚載簡宸衷規宇西清雖未盡輔臣之
寵數角巾東路固已追前輩之風流惟壽祉之方增諒恩華之
繼至某未諧納謁何敢占詞荷謙德之有光飭誨存而先逮傳
子孫而榮沛郡遯瞻廣德之垂車在機密而歸東平徒羨鄭均
之賜穀其爲欣感交集襟襟

回李賢良

屋啟

君人者勞於求賢孰當明旨子大夫哀然爲首獨副詳延富哉
八千言其偉之文應此七十載久虛之典冕旒動色韋布增光
竊觀聖朝最重制舉藝祖當艱難創業之際已設三科仁宗享
盛大持盈之期至願十詔惟所詢皆當世之要務故所得率一

時之異人乃知用儒納諫之極功豈以右武好文而殊轍天之
未喪文不在茲恭惟某官博洽本於家傳精勤充乎天性賢人
事業罔不窮探流俗施爲未嘗肯顧積歲心潛於載籍一朝名
震於京師維昔眉山有如蘇氏明允抱才而不遇文忠勵志以
有成肆惟黃門亦紹素業謂古人不可作矣而今者誰其繼之
豈無他人適在同郡况尊公方正之學早爲先達之所宗而難
弟功名之心方勉後圖而未艾猗中興之盛際復嘉祐之遺風
某託契頗深締交恨晚討論盛舉幸預於司存臚句廣廷復陪
於山立曾未遑於展慶乃先辱於摘詞惟欣感之交懷非叙陳
之可究

謝生日詩詞啟

乾道八年

生我劬勞方切蓼莪之感錫公純嘏過勤黃髮之所高誼重於邱山正聲諧於金石穆清風之誦固知鴻筆之有餘投明月之珠所愧衰蹤之弗稱但深銘感莫究叙陳

遷禮侍回外路啟

貳圖書之府久愧空餐聯筆橐之班更叨虛授自知過矣誰則使然此蓋伏遇某官以揚善爲心推達人之志靈河滋液助成濡潤之功和氣薰蒸陰假噓枯之惠遂容最品亦玷高門修謝牘以未遑辱華緘之先逮其爲感愧豈易敷言

回添差整務通判鄭通直著啟

載頒詔墨參駕屏星惟議論聲猷是焉倚重故簿書期會非以煩公恭惟某官守道篤齊魯之風窮經承漢唐之緒貫險夷於一節隆實望於貳車肅肅旌寅饒未離於舊治紛紛候吏懼迎已及於新疆少須坐席之溫別奉細旃之問豈特兩持金節榮踐世官固應三接彤庭茂摠賢蘊某投閑於此依庇有初識士龍於雲間佇爭先睹陪司馬於方外尙託後塵修慶問以未遑辱緘書之先逮其爲欣悚交集襟襟

答豐城羅主簿全材啟

唱第彤墀起家黃綬任有近鄉之便官無待次之淹喜動交遊光生里閭竊以文風之盛固在是邦家學之優獨推甲族師友

淵源之遠父兄誨誘之專居有實能殆無虛榜某官氣由直養
學以勤精稟溫柔敦厚之資富羣怨興觀之識擅經魁者三世
聲譽卓然登科選者六人歲時屬耳發軔鈎稽之職問津華要
之途氣徹斗牛難遏豐城之劍枳棲鸞鳳旂旌仇覽之賢某未
暇馳辭先勤飛翰索枯腸之易涸嘆巨筆之難酬愧感交懷敷
陳罔旣

回吉州葉守程啟

竊吹西崑親慶虎符之出服勤南畝俶瞻熊軾之來風動棠陰
春生梓里恭惟某官輔仁以義好學而文政事詳明本躬行於
家法聲華赫奕久獨步於仕途佐吳京則彈壓之效隆鎮楚會

則循良之功著尙迂逸駕載涖劇州蓋貢輸獄訟之繁非游又
孰能濟此矧疾疫旱荒之後惟福星可以庇之帝意則然詔除
甚寵朝方信賞公且遄歸某甫辦尺書猥勤大貺索居無賴顧
何幸於依劉靜治有餘諒不勞於舍蓋欣愉之至敷述奚殫

除富沙答傅運使

自得 啟 乾道九年

鷓退飛者六正倦搏風龜左顧者三屢勤刻印戴上恩之彌厚
省愚分以何安屬困負薪未遑削牘乃屈乘輅之重先貽執訊
之書大貺逆施感悰中積恭惟某官家聲赫奕天韻高明文華
足以穆皇猷智畧足以參國論問津錦帳將夕拜於瑣闥遷轍
繡衣郵書行於閩部公旣知人之情僞人亦稔公之聲猷諒無

刺舉之勞坐奏澄清之最遂班邇列益告遠猷某久矣傾風行焉爰察居閑從仕一生自笑於苦心多病非才二事恐煩於并案依歸之至敷述奚殫

謝余監場生日水晶環詩啟

四十九年往不可復方哦太白感秋之詩千二百歲形未嘗衰乃佩廣成修身之喻禮將誠而兩厚物與意以俱新坐我於水晶之宮已慙實惠報君以青玉之案更愧虛拘循雅眷以難忘服嘉言而無斃

回衆官生日詩啟

倚團蒲而坐長夏昔迷自恣之途數圓著而感流年今學知非之步猥勤高誼特枉雄篇增風木之深悲重霜蓬之永慨千歲而壽無害敢當黃髮之祈三嘆而音有遺徒昧朱絃之美其爲感荷交集襟襟

省齋文集卷二十一 四終

省齋文集卷第二十五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二十五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答陳贛州啟

淳熙元年

吳京結綬僅接步趨閩嶠分麾幾相先後方嘆追攀之無路孰
 云廷勞之有期望千騎以欣然拜雙魚而愧甚恭惟某官學窮
 百聖才冠諸公著在詞章發雅頌典謨之秘形諸政術適剛方
 柔惠之中久振譽於從班洵宣勞於制簡雖名高而忌者衆顧
 望重則眷愈深宜晦朔之再更而珪符之三易十年生聚允賴
 於撫摩一道韜鈴兼資於整暇諒兵民之胥悅卽揆岳之迭居

某去德終星傾心披霧得孟公之尺牘顧竊榮觀居大邱之鄰城更依靜治其爲感幸豈易敷陳

答吉州倅趙朝奉謙啟

閱別駕之題名昔固多於賢士膺貳車之遴選今復值於通材方圖慶讚之修已辱書巾之貺恭惟某官中和迪德清白承家撫字有方課屢優於劇邑周旋無滯績常底於近畿宜仕王朝乃參郡政將令向丞相之舊治獲覩清獻公之遺風仕雖稍淹民則何幸某別德五年之久心不謂遐依仁三逕之中喜如忘寐卽期良覲尙冀珍調

除殿撰答保昌羅縣尉維藩啟

投間祠館久爲版授之禿翁帖職書林忽廁金闈之諸彥或上恩之過厚揣愚分以難安豈謂某官獎善爲心鳴謙勵志屈君房之妙語賁莊叟之陳人矧是頻年疊勤厚貺讀二十篇之策已擊節於宏才論千萬世之榮更服膺於絕識顧缺然而無報徒惕若以懷慚

答楊壽仁謝解啟

越在妙齡驟膺高薦賈誼用能書而稱於郡彼已後於二年楊侯當始冠而舉其鄉今更先於四載庭幃悅豫譜牒光華解元天與倚拔過人之才家傳疏通知遠之教中都名士猶云折輩行而與游同里諸生疇敢露鋒鋌而角勝果中有司之式卽觀

天子之光某昔陪乃公游翰墨之場今見郎君赴功名之會身雖老矣心則欣然荷飛蓋之來臨閱摘詞而增感

答甲午解元而下啟

而下有墨書
作劉德禮啟

率馬以驥來空北土之羣化鷗爲鵬往運南溟之翼一時得雋萬目注觀解元先輩學有淵源行無瑕玷月旦素推其名譽秋闈果壓於英髦載窺筆下之波瀾足見胸中之錦繡先鳴南省應同六一之無雙首唱東堂宜復冲之之第二方圖展慶已荷摘詞惟服感之交懷非叙陳之能究

答詹狀元

駿 淳熙二年啟

六事咨詢方求殫洽一言寤合遂冠倫魁喜動天顏歡傳士類

竊以得人衆寡關世盛衰方試藝於廣廷初莫分其賢否逮收科於異等乃舉集於英髦觀蘇氏之遺書歎仁皇之多士其在鼎甲者垂四十不爲公卿者纔五人惟其獲助於皇天是以生才於王國厥今盛際與昔同條某官學足以窺聖經才足以應時用平日著鄉閭之望一朝居俊造之先事業文章其誰不信功名富貴夫豈易量某甫趨龍尾之階適際鰲頭之選方將贊喜已辱飛文佩謙柄之相先激感悰而無斃

除待制回外路啟

扶犁南畝久作老農簪筆西清復陪諸彥處非所據愧不自任恭惟某官才名冠於公卿治行高於方岳以牧民之餘裕推好

廟堂之觀公集
善之誠心曲憐起廢之蹤特借嘘枯之語一緘甚寵三復多慙
欽惟願治之朝實賴得賢之助鵠濡其翼乃理之常猴沐而冠
夫誰不笑縱人言之姑捨其自効之敢稽乘下澤之車將懇酬
於素志重高門之地當敬避於真才因叙感悰并伸善頌炎蒸
甫爾啟處何如益冀珍調茂迎寵數

回胡邦衡謝龍學啟

河圖峻職已冠時髦廬阜真祠復優廩假辰良拜命賢類均歡
竊觀累聖以來最重西清之長或解天官之常伯或辭翰苑之
主人欲賁其行始加此職然猶考平時之望實亦復稽在服之
歲年自非光前絕後之巨公未有躡至徑躋之殊禮恭惟某官
爽邦壽雋華國文師天子倚以彌諧時人望其平治應五百年
之昌運久宜當路於王朝進十二等之清資姑復假途於楚闕
某倘寬簿責尙及班迎敬酬大貺之臨併効小夫之祝

除兵侍回新閩漕傳直閣啟

少而不武蓋素憎於甲兵老矣少文敢與知於翰墨而游叨碧
落之真拜再遡紫清而上征自視歛然胡能當此茲蓋伏遇某
官推達人之志存獎善之心力借吹嘘助成僥倖曾感悰之未
布辱榮問之相先惟昔分符不獲庇身於閩嶠逮今持橐所期
接武於吳京何駑駘立仗以常畱致鸞鳳覽輝而未下公言弗
釋定須季子之來歸私義難安正恐曼容之免去悵焉永望言

莫能殫

同漢陽趙守

象之啟 淳熙三年

以閒平之望分漢沔之符條教一頒懽謠四達恭惟某官才堪盤錯學造淵源久宜膺仕之勞俶被專城之寵既昭民譽卽簡上知獎勵有加豈特用前規而賜璽選掄可卜故將遵近制以爲郎曾修慶之未遑辱貽緘之先逮更敦曩契俯記衰蹤作者七人想秋闈之如昨凜乎六馬驚夜夢之通神感懌交懷敷宣罔既

同許校書

蒼奇啟

上對鰲扉升華麟省雖二年議禮品秩已高而七畧讐書縉紳

尤重詔除一下文譽四馳竊考祖宗之朝甚嚴館殿之選居中乃記言之捷徑在外仍帶職之優恩惟其舉異於司存是以必從於試可自項典章之革例爲職事之官然猶畧倣前規示存故事文儒之外他歧其可進乎禁近之聯假道而升多矣况聖上尤艱於此選計歲中特召者幾人不有英髦孰當推擇某官博文而約禮達古而通今人久望於登瀛文果成於翻水軍旅貨財之說滾滾不窮誕謾苟且之風惓惓而論觀筆下之如此知胸中之浩然宜甫上於奏篇卽誕頒於寵命蓋飫聞俎豆之事故薰炙簡編之香宜少誦於班資將益充其器識某方圖展慶首辱摘詞坐深欣感之懷更効陞遷之祝

回施贛州元之啟

遠勤碩望出鎮雄藩幕府一開懽謠四達恭惟某官道參前哲名在近臣宜入侍於邃清乃海臨於藩翰惟昔仁皇之世若時清獻之賢輒自諫坡徃分符竹既段條於鹽法仍疏鑿於贛灘巖而不苛治有餘力泮水設瞻依之像遺愛未忘鬱孤存望闕之臺流風可想旋由課最歸振霜威公豈後身理何共貫某方圖注記已辱貽緘惟欣感之交懷非叙陳之可究

回鄭校書鑑啟

茲審萬言對策仰契宸心四部讐書旋膺除目英賢得路館閣生光竊觀炎漢之興無若孝文之盛既首除誹謗妖言之罪又

親策賢良極諫之人下情日通上德時茂賈山其言多激切善乎指事之詞梁傅所陳畧施行美矣移風之效惟今願治與昔同功某官端勁有隱巖之風博稽傳通德之業身方游於太學人皆許以諍臣有司徒知音於程試之間天子獨見器於對揚之頃奏篇甫上紙價驟增帝罷統軍之麻何慙祖烈我識尙書之履行紹家聲曾是登瀛寧非假道某與觀盛事猥辱華賤佩謙德之過優激懦衷而增愧

回趙富沙善俊啟

就錫塵符改臨藩鎮誰非典郡幾人榮奉於親輿矧是便家千騎集來於鄰壤上隆恩渥士豔寵光恭惟某官器度恢闔風儀

峻壁雖拒天潢之潤自奉閨彥之華屢訖外庸政頻追於召杜
入居邇列班卽綴於嚴徐慶禮微修書郵先暨意非言而可盡
感與愧以交深

回周廣州 自強 啟

伏審輟從近侍出殿遠藩蠻夷多貪藉公玉雪之瑩法令素弛
倚公權衡之平上意則然輿情以懌恭惟某官文彩似身廉平
亢宗周旋九卿堅守三尺澄按數路靡欺四知暫領帥符行歸
從橐江氛嶺禳固有望於廓清龍戶馬人諒益增於壯觀某尙
稽馳慶先辱飛文感愧交懷指陳難喻

除吏侍回外路啟

侍從通班久負曠官之責武文迭試更叨換部之榮仰愧主恩
俯慙公議茲蓋某官仁心及物義槩光朝屢訖外庸河浹京都
之潤遙分餘蔭春回朽木之枯遂使非才亦塵異數曾占詞之
未果何貽問以相先其在感悰曷勝言喻

回胡校書

晉臣 啟 淳熙四年

擢秀西州分光東壁英髦在列館閣增輝切觀漢朝初顯蜀士
益山川鍾英傑之氣故郡國產俊明之才惜文華之有餘而道
義之或缺王褒待詔止第頌於離宮何武習歌空罷歸於宣室
諭意焚中者文斥邊之過校書天祿者貽投閣之羞旣何補於
國家亦見輕於鄉里慨前規之無取嘉盛世之有人恭惟某官

質厚而氣清學醇而文麗簫笛應雅鏗而咸韶之音圭璋璧琮
溫其郊廟之器比遠抵於驛召姑小試於闕才因古三流喻今
一體極論憂勤之要兼明義利之原謂守將皆得其人則兵民
兩獲其利願天子以清閒之燕俾羣臣言成敗之機豈徒宣輯
於坤維自可規恢於宇縣奏篇甫上茂渥過頒聊假道於枝讐
卽問津於華要某幸叨發策喜際登瀛辱墜貺於長牋實銘藏
於厚意屬緣移疾致緩馳辭尙惟高明有以原恕

除內翰回外路啟

寓直非才深慚久假出綸示寵遽忝爲真觀瞻視草之臺羞縮
扶犁之手此蓋伏遇某官忱恂推轂議論噓枯仁能好人已著
成名之美謙有終吉更推平施之心遂使迂愚亦塵華要某方
圖注記首辱飛文蒙瑞霧以遊行固多潛潤對清風而肅揖自
滌炎蒸感幸兼懷敷陳罔旣

回江東徐漕啟

待詔無堪久慚假寵疏榮有腆忽冒眞除薄材積愧於妨賢厚
禮首勤於削牘一謙過矣三復赧然恭惟某官志節清修風猷
警邁學雖專於爲己道不廢於愛人應仁義之文固宜視草有
澄清之志聊復登車矧嚴徐久在於漢廷豈頗牧不居於唐禁
居慙未至日冀同升旋面望洋難免大方之見笑汗顏血指焉
知巧匠之傍觀感忤交深敷宣罔旣

回李太著 啟

伏承策勛東觀正位承明惟此官乃侍從之階故今代以選掄爲重昔人之進者固多矣蜀士之賢者可考焉淳夫在元祐之時莊叔當紹興之末皆歷大著作之任遂爲修記注之官以公之才何彼之愧承天未老固無乳媪之譏孫綽可稱允爲文人之冠矧爲鉅美方萃高門父子並兼史官古今無此榮遇蓋談遷未始聯事而彪固亦非同時崔駰三世相承止於傳業應奉五葉不絕姑曰承家豈若無異論於三傳之中施隔屏於一堂之上行並儀於禁路實增煥於周行某曾直玉堂嘗勤藻翰以爲行慶趨遷之命是故少稽酬答之言今雖愧於後時切自欣

於先見卽期展謁聊復抒誠

回廣州周侍郎 自強 啟

政成南越旣許借畱班正西清宜膺蕃錫棠陰雖舊宸綍載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蓋世十城士卒久服恩威五嶺蠻獠舉安教化惟治聲之數劭故恩渥之鼎來六閣外遷姑用皇朝之制三公入拜卽稽漢氏之規修慶未遑貽緘先逮其爲欣感高集襟襟

回溫州陳尙書 彌作 啟

起從家食薦畀藩條積平海之去思歌永嘉之來暮惠周兩郡眷厚九重恭惟某官禁路耆英清朝名德論思獻納夙罄嘉猷

輔相彌縫久應大用尙煩汲黯坐嘯南陽苻由幡蓋之間躡置
廟堂之上公言所屬召節何遲某猥辱飛緘愧稽馳慶仰佩謙
勤之德俯深感悚之懷

回隆興呂少卿

企中 啟

民欲精微擬上借留之請天臨昭格已疏勉勵之恩棠陰不改
於庇休芸閣有光於論譔十連增重九牧向方恭惟某官實茂
而聲英中閎而外肆故家遺俗具知文獻之存熟路輕車見謂
經綸之蘊伸體國愛君之術旌牧民御衆之才遐阡邇陌想耕
桑樂歲之餘南浦西山羨風月良辰之賞其爲瞻頌罔極敷陳

回閩路監司啟

起家甚寵旣察鄉州易節維新不踰鄰境出入按臨之內光華
跋履之間風采聳聞歡忻同浹恭惟某官炳靈峻嶽尙友先賢
遵淵源於禮樂詩書出緒餘於文章政事駕言東澗固嘗廩實
而貨通旋選南閩可謂車輕而路熟念觀風之浸廣諒策足之
有期率屬蓬山隔坐當仍於近事問津禁路緇衣遂踵於前規
某過辱先施深慙不敏雖未克於報牘尙卽繼於慶辭情之所
加言不能盡

回劉正字

光祖

啟

光膺宸檢進列英躔除音甫頒士類胥悅竊以辭章旣敏初何
待於考觀器業已成尙奚須於涵養然聖世重典常之守抑仕

途榮館閣之登故先小試於禁林然後橫翔於冊府恭惟某官
譽高全蜀文中甲科有用之材所居可紀無窮之聞隨日以新
昨萬里以賜環指三雍而振翼朝推俊望人嘆博聞姑飄弱水
之風卽扈甘林之駕况審官進秩已漸於亨途而慶賚及親又
符於孝治薦紳改觀家國同休某猥預榮觀過勤遜謝給相如
之札欲爲力以何施美崔氏之莊在貪功而豈敢其爲愧荷罔
罄敷陳

回袁秘丞 說友 啟

輟掾西樞轉承東壁切考在昔不輕此除肇自魏朝典尙書之
奏事逮於梁日爲天下之清官不有偉人孰當遴選某官風規

秀整器度恢宏學探左右之原文藹中和之氣珪璋特達當徑
薦於圓邱車路透遲姑安行於通道屬聞擢序良穆師言蓋聲
名積日以昭彰故英俊望風而傾附損受以益茲有友三官惟
其人固皆第一某適叨載筆偶際登瀛墜貺長賤愧執謙之太
過披觀健論嘆陳義之彌高感服交深叙陳難盡

回周廣州 自強 啟

策勛南海晉職西清喜動羊城光騰犧畫恭惟某官節操似舅
廉靖得君度梅嶺以分麾坐閱四年之久望松門而次對超居
六閣之先旣不輯於民庸卽遄歸於帝所某方圖馳慶先辱飛
文佩謙施之勤渠撫懦衷而愧感

回葉校書山啟

伏承翰墨策勛鉛黃分職動諸儒之欣豔指夷路以騰驤竊惟人物之盛衰實在國家之教養識其大者則方寸之木可高於岑樓斲而小之則九仞之山或虧於簣土故本朝重館閣之選爲當世儲公卿之材必作成於閒暇之時乃獲用於馳驅之際某官文華揆蔚志氣激昂學有淵源嘗範模於呂氏論無骯髒由繫援於汪宗浸更事任之煩優簡聖神之眷方爲世用宜並英游繙四部之書始深涵於術業號萬人之傑行自見於功名修慶未遑貽緘先逮佩謙牧之良厚激感悰而弗諉

回中詞科周監酒

洎啟 淳熙五年四月

伏承再提文筆獨冠試闈捷音一傳公論胥穆某官氣涵溫厚識蘊通明問學淵源挹洪波於滄海詞章挺拔鍾秀氣於赤城早收俊科思賈餘勇方其卽席同志莫不避鋒逮此擅塲有司爲之擊節旣成名於盛旦行策足於要津過勤賤敬之施仍叙宗盟之好藝文甚富已慚大布之阮咸名譽方新更愧小冠之子夏永言欣感交集襟悰

回姚狀元穎啟

伏承文經乙覽名冠甲科仰窺聖鑒之精俯聽輿言之允某官氣涵溫玉質挺修梁才華獨步於鄉閭術業先鳴於塲屋比攄素蘊奉對青箱并包乎百家諸子之長持守以大學中庸之約

多爲貴者言同老氏之五千一以貫之辭異公孫之數萬旣越拘寧之表宜若俊造之先龍首兆祥馳滄溟之驛使鯉庭拜慶破鄆水之天荒人知稽古之榮國享得賢之福某偶陪諸彥進侍嚴宸環漢祖之壇初莫知於韓信擢武皇之第始共服於平津方欲馳辭遽勞枉駕勤厚更貽於盛贊感慚滋激於懦衷

回第二人葉狀元

適啟

伏承言念宸衷名聯舉首初傳臚唱大契輿情某官賦超邁之資濟精勤之業學術淵源乎六籍詞章馳騁乎多聞借俊傑以造廷悉聰明而上對切時要論自是一家備問陳言畧無半語人或積日精思而不足我惟一朝伏奏而有餘究觀方冊之遺

文實相上下誰謂陞廉之遠地曾不拘牽繫抱負之非常於功名乎何有某未遑展慶先辱飛文積感悚以在中豈叙陳之可究

回第三人李狀元

寅仲啟

伏承拔尤蜀道得雋漢庭巍乎鼎甲之科藉甚□先之譽某官材資英茂問學精深慶本家餘繼夜光之述作美由世濟騰暈采之輝華萬里賓王一心寤主謂求速成者無遠畧而顧近真者虧承圖對揚大問之數條理明而贍伸獻斷章之十語意婉而忠旣蒙親擢於軒墀卽並英游於館殿某猥由膚淺預聽臚傳象應三魁共喜去天之邇祥開五色原知賦日之工高誼不

遺長牋先達其爲欣感交集襟悰

回趙正字彥中啟

茲承發揮鴻筆是正秘文榮動金閨光生玉牒惟本朝重館閣之選蓋列聖儲經綸之才粵自中興以來間求公族之雋若乃網羅於科目策試於禁嚴然後用之如今鮮矣某官學醇文古質粹氣清事業蹈韋布之難規模非軒冕之謂遠挹天潢之潤徑颿弱水之風羣東觀之諸儒踵西京之盛事留其真者河間得四方之書種而別之劉歆集六藝之畧少需歲月遂立功名某朽鈍無堪游從有賴辱長牋之俯暨歎麗藻之難酬愧感交懷指陳奚喻

除禮書兼內翰回外路啟

綴星辰之履驟被優遷窺雲霧之窗仍兼舊直謂寵靈之有赫揆庸妄以無堪恭惟某官踐履配乎先民抑揚持乎公論好謙爲德薦賢每戒於自賢獎善存心欲達常思於人達迄由借譽馴致增華知章兩命之榮正慚非據韋陟五雲之體過辱先施在悚感以交深豈喻言之能究

回楊正字輔啟

茲承敷納以言譽髦斯士儒林歆豔吾黨光輝竊以有列於朝孰非出羣之雋告猷於上猶須入對之時紛百辟之斯來閱再葦而乃浹逢辰艱矣備數可乎自非深究治源力陳時事不以

流俗毀譽移其守不以此身用舍貳其心則何以上不欺於吾君下無負於所學恭惟某官廉方秀傑博洽通明奏牘公車繼遺忠於棣萼陳謨諫省挹正論於冰清既自結於殊知當立登於要路尙從涵養益起聲華屬陪禁直之清風獲覘詞源之浩渺未遑馳慶先辱貽牋在感悚以交懷奚指陳之可喻

回江西錢運使 佃 啟

伏審上節閩山改轅江國按行雖舊臨遣則新恭惟某官雅量鎮浮訏謨經遠借父兄而馳譽蓋自弱齡兼文行以致身允爲全美踐歷夙高於中禁澄清尤著於外臺茲屈重來旋聞愈治使乎有指務躬布於隆寬思則無邪足坐銷於羣枉惟公特立與衆背馳宜上爲神聖之深知下使士民之信服旣以績前功於一道行當均大惠於多方某未染慶緘遽勤榮問敬佩謙虛之意良深感悅之情

回劉饒州 邦翰 啟

乃者鄱陽歲惡繡坐念深爰起舊人往頒寬詔恭惟某官天資豈弟政術通明外厯劇煩所居輒治內聯侍從厥問彌彰今以萬人之英而臨千乘之國何待席煖卽觀政成轉旱澇爲豐年銷嘆愁爲和氣不輯民譽遙歸禁途某特枉書郵愧稽慶牘感銘之至筆舌奚周

省齋文彙卷二十五終

省齋文彙卷第二十六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二十六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除參政同外路監司帥守啟

淳熙七年

居六職之先已塵高位綴三卿之後更玷殊遷揣分無堪抗顏
有覲恭惟某官心存獎善志在達人力行忠恕之言允懋謙冲
之德游談所及既弗間於賢愚好語相先更曲敦於契好載循
固陋曷稱褒揚第什襲以爲榮豈一言之能叙

同在外侍從啟

六曹率屬方恪守於官箴兩社通班乃與聞於國論靜言忝冒

厥有由來恭惟某官德業高明詞章偉麗赫奕禁途之雋望中和藩服之政聲經國遠猷益屢形於奏牘進賢雅志亦密導於宸衷是使非才獲陪共政某尚稽泚記先辱飛文佩謙施之滋隆激感悚而無斃

同紹興張閣學子彥啟

禹會雄藩吳京近輔上求良特今得名臣恭惟某官政術高明儒猷敏茂籍甚兩朝之侍從卓然三鎮之藩宣賈誼嘉謀既入陳於宣室畢公多績姑出保於東郊行趣召還首儀禁棗悵睽違之未久屬問諭之先臨愧感交懷數宣奚旣

回金陵范參政成大啟

乃者臨遣英望保釐別都待裴度於延英是爲殊禮錫韓侯於北闕何止路車旣特開金殿之尊壘復親御石湖之扁榜恩章加厚今昔所稀茲棨戟之肇臨宜江山之增重恭惟某官才兼文武識洞幾微外焉極方伯連帥之權內則高論思獻納之譽自陪國論彌聳民瞻上方規恢中原寤寐極治蕭何相漢厥由居守之勞尙少伐商卽契會胡之詠某彌年戀戀一見忽忽目方遡於櫓烏手已披於鯉素其爲感幸未易名言

同史少傅賀冬啟

伏以臺雲紀瑞圭景踐長恭惟某官道德宗工華夷碩望玉殿和長春之句壽同化日之舒金華敷正說之篇道協陽爻之長

維師之拜指日以須某密企崇墉欣逢令旦其爲善頌莫究文
陳

回福州梁丞相啟

黃閣上臺將宣廷渙紫宸秘職先下璽褒是宜薄海之交歡豈
特高閣之咸喜恭惟某官事業萬夫之望文章多士之宗以光
明雋偉之資濟溫厚洪深之德事君以道如古大臣夢帝賚予
爲時良弼久贊宵衣之化暫從畫繡之遊威惠幹方兵民按堵
鳩鳴雀乳田疇蓋洗於棘茨海宿山行候館何憂於盜賊繫治
聲之藉甚在寵渥以宜然裴度來朝方益彰於助德次公復相
豈或減於功名某嘗布慶儀未修公禮茲遠勤於大貺第增愧

於懦衷暑令方中燕臺多暇冀謹寢養之節永垂夷夏之休

回婺州蕭侍郎燧啟

涓選休辰奉宣寬詔光騰星婺潤浹日畿恭惟某官巍登雋科
允蹈賢檢士服純誠之節朝推忠謹之名峩冠久踐於華途彌
彰乃眷紆組方榮於故里已輟于蕃看卽政成式邁王覲某夙
親道誼稍闕聲猷及未容投劾之時尙獲贊登庸之喜茲酬執
訊併致忱言

回遂寧李侍郎燾啟

上眷舊德制臨大藩當印綬之被躬已歡謠之浹境恭惟某官
全蜀先進中朝老成學術貫串乎古今才名赫奕於中外慨念

俗吏罔思治原視民瘼而弗求縱吏姦而莫問惟公久陪帝幙
既已知德意志慮之詳乃今密接鄉邦必將繼中和布宣之譽
佇頌漢璽歸侍虞廷念修慶之未遑辱貽緘之先逮其爲感悚
未易名言

回贛州劉顯學正啟

誕頒新組起鎮舊邦民吏歡迎神明欣相恭惟某官懿文華國
直道事君八座升班久榮曳履三刀協夢游屈分符惟昔潁川
最稱黃霸粵若再臨之日居然愈治之聲旋被璽褒入陪鼎路
孰增光於漢事諒復見於聖朝曾修慶之未遑辱貽書之先逮
其爲愧感罔既名言

回陳侍郎巖竹啟

綴前凝之列未著新功策太史之勲乃甄舊績周章拜命俯仰
懷慙恭惟某官禁路老成儒林先進文推巧手顧縮於袖間名
冠善人宜優於天下不鄙疎庸之品每存獎與之心逮此叨踰
借之褒飾正辭直筆慙無補於汗青俊語名章幸獲窺於尺素
其爲感刻豈易名言

回齊侍郎慶甫啟

欽承茂渥起領真祠既厚宸知亦榮新養恭惟某官鍾英海岱
被遇冕旒凜然柏寺之直聲籍甚荷囊之清譽姑從雅志結壽
宮香火之緣行奉除書上霄極星辰之履方圖進賀遽辱馳辭

荷謙德之相先置感悰而無已

回單侍郎夢頌德

恭惟某官才堪盤錯識照幾微蚤蜚官政之英聲榮踐禁途之貴仕前後與上同

回紹興府王尙書希呂啟

朝辭北闕夕鎮東藩條教一新士民胥慶恭惟某官學該百氏氣蓋諸公文昌喉舌之司久隆譽處於越股肱之郡寵寄蕃宣適一方罹水旱之災正萬乘軫肝宵之念諒小施於政術卽丕著於事功旋奉璽褒平躋鼎路某俶違風度驟辱音郵在欣感以良深非叙陳之可究

回寧國陳舍人騷啟

君子殿邦屢聞刻贊羣州承指今喜頒條轉苛虐爲中和易嘆愁爲謠頌民有所恃政其亟成恭惟某官德逸日休道深自得臨時秉後凋之節涖官無可指之瑕紅藥紫薇暫輟演綸之手雙溪疊嶂聊追澄練之吟惠旣浹於潛藩福自流於京邑行膺畫節入夔宸階曾修慶之未遑辱摛詞之先逮其爲愧感罔罄名言

又回陳舍人賀冬啟

望書雲物魯侯帥屬以登臺歸設酒殺漢守移文而休吏匪時良牧疇踵前規恭惟某官法從名高藩方課最宣九重之盛德

措一境於泰寧茂臨來復之辰卽奉過歸之詔某欣逢令序阻
慶賓筵記室傳封首勤華問道山園拜坐憶舊遊感詠交深敷
陳莫盡

回江陵趙丞相啟

伏審顯奉廷揚榮更闡制非獨化行於南國抑將威震於北方
旌纛一臨軍民交賀恭惟某官業茂夔契道傳孔顏會千載之
風雲壯九重之基業事君有道可謂大臣應物無心是爲真宰
頃辭政柄往蒞藩方若稽故常殿近輔然考熙朝之名相率
誇畫錦於故鄉所以戀闕之念雖深而於渡瀘之行難輟逮稍
移於圭籥彌注想於冕旒爰頒易鎮之恩式示朝宗之意矧異

時三國必爭之地乃今日中原可取之途袞衣繡裳寧許姬公
之信處命珪相印行酬裴度之元功某猥辱舊知欣聞新渥雖
馳慶牘未辦公函仰謙德之過優激懦衷而增愧其爲忝躍未
易敷云

回婺州洪舍人邁啟

茲審上圖舊德詔畀名藩宣美化於三朝浹歡謠於四境恭惟
某官修名蓋世亮節傳家詞章獨步於西垣仁愛躬行於兩郡
適東陽之調守契中宸之恩賢爰出左符起臨右輔揚仁風於
黎庶視古無慙蒙河潤於京師繼今有望少需報政卽慶爲公
某方治書郵已勤緘翰其爲欣感未易敷云

回陳給事 峴 啟

茲審茂隆上眷榮踐祠庭雖才業淹留深鬱朝紳之望而里閭燕息殆同畫繡之遊恭惟某官學術傳家風猷蓋世版曹瑣闥並高獻納之聲吳會少城交著蕃宣之績始從均逸行慶過歸某方欲馳辭已勒枉問其為欣感罔既敷陳

回婺州洪舍人 邁 謝進職啟

茲審疏榮之檢候對松門旌法從之舊勞賁藩方之新渥恭惟某官名高夷夏氣塞天淵早被遇於宸旒久升華於禁彙由三字界集賢之職雖用前規通二年躋內閣之班抑存故實而淹屈殆更於五閭且蕃宣洊歷於三州假問褒重之頒咸謂除普

之晚參裁機政以簡淵衷剔矜矯虔諒為餘事某聞嘗修慶尙阻馳騰辱盛禮之來臨愧前儀之太畧其為欣感未易敷云

回鎮江錢參政 良臣 啟 淳熙九年

茲審起從綠野往鎮朱方千騎一臨羣情胥慶恭惟某官才宏而德備學粹而文雄天子以為通儒國人僉曰良弼茂據經濟之術久著贊襄之功將遂冠於台衡乃暫儀於岳牧昔以王人總餉已得軍民之歡今由政路分符宜增榮戟之重適千里洊餞之後正九重旰食之時條教甫頒顧憂頓釋傾耳袴襦之詠指期褒繡之歸某方治書郵首勤緘翰深佩撫謙之意難施愧汗之顏氣序益暄撫綏多暇願精調於鼎養以大慰於巖瞻

同隆興劉尙書正啟

伏審羣州承楷愈治於贛川十國爲連就升於督府恩榮異甚
謠頌歡然恭惟某官端重以文溫良而毅銀臺畫省久濶步於
禁嚴黃閣紫樞將平躋於輔弼倏念專城之樂屢分制閫之歡
惟皇眷之舊紆且民瞻之素具政將焉避公可遄歸某方治書
郵已勤緘翰仰謙恭之過厚顧避鈍以知非其在感藏曷勝言
喻

除知院同外路啟

督綱條於外已叨承轄之聯參籌畫於中更忝樞機之任惟聖
主宵衣之際豈庸夫高枕之時必能兼文武之資乃可重東西
之府宜容腹背之旣輒預股肱之良揣分無堪拜恩有覩茲蓋
某官儒林領袖禁路羽儀典治名藩專布愛民之政揄揚善類
用爲報國之忠遂使陳人海承新渥某方期庭謝卽注郵籤辱
大覲之先臨愧小才之不敏其爲感荷罔旣敷陳

答福州趙侍郎汝愚啟

茲承被命典藩涓辰開府雖禁路輟直臣而去天意憮然想海
邦聞良牧之來人心悅甚恭惟某官道窺聖秘名冠時髦正若
孟軻切切異端之闢忠如劉向拳拳同姓之親方謀帥之孔艱
顧在廷而莫可徒得汲卿之重式遘申伯之行既有兵民宜恩
威之兼濟宜無政事使財用之頓寬以公之才足辦乃事少須

報政便合賜環某方企聲猷忽勤緘翰其爲欣感交集襟悰

回太平州木簷事

待問 啓 淳熙十年

茲承均勞禁路分鎮當塗民吏交權江山增重恭惟某官名高
多士忠結九重嚴徐義理之文久殫猷告召杜循良之守卽看
政成况榮奉於親庭實增光於郡綬某尙稽馳慶先辱飛緘欣
感交懷叙陳曷旣

答史太保浩謝致仕啓

恭審疊貢封章懇還官政升上公之秩序荒全魏之土田在耆
儒則敦止足之風於聖主則極褒崇之禮典冊旣下簡編有光
君臣之間可謂兩得中外之衆固宜交權恭惟某官造道淵深

宅心廣大學無不通故見之著述者多而益辦氣有所養故施
之事爲者久而益新兩持一相之權厯踐三孤之貴視物猶已
愛憎泯然毋我負人忠恕多矣是宜壽考康寧而天不靳功名
終始而人不疑逮辭寵利以弗居愈覺身名之俱泰召公爲保
雖厥位之已同尙父維師顧其年之未至况舊勤於分陝恐終
佐於伐商某早托甄陶喜揚綸綍非敢緩屐成之賀謂當循廷
謝之規今觀宸章果符輿望惟是先施之辱寧無倒置之慙迎
拜匪遙欣愉更切

回金陵錢參政良臣啓

參於金鉉昔倚夔調佩以玉麟今榮居守江山增重吏士均歡

恭惟某官孝友根心忠嘉致主學術淵源乎游夏勲庸亞匹於管蕭望實孔昭簡知彌渥惟潤昇之天府乃江浙之奧區並列雲屯俱爲天塹然而畱都非他鎮之比管鑰異左符之分將期北顧之寬爰藉東郊之保去思來暮兩邦謠頌之交興餞舊迎新二境旌旂之相接若時壯觀實掩前聞少需坐席之溫旋聽堤沙之築某嘗馳慶問過沐華緘佩雅睠之滋隆愧前儀之太簡其爲悚荷難盡名言

回靜江詹侍郎儀之啟

進班書殿出鎮帥垣以法從之名臣臨皇華之舊部上寬帝顧下愜輿情恭惟某官學造聖真才周世用久徊翔於遠使宜容

與於近班意在本朝固嘗殫辰猷而告於后躬行君子又欲推惠澤而加乎民惟通商則疲眈可蘇惟從儉則經費自足既康五管卽綴四鄰某方欲馳辭遽蒙枉駕其爲欣荷未易名言

回紹興府鄭尙書丙啟

易麾藩輔浹潤帝畿聳威望於十連寬顧憂於九陞恭惟某官孤忠自信與學躬行方陳畫繡之歸俄厚宵衣之眷析圭清白堯天無尺五之遙佩印銀黃漢石有四千之重諒甫頒於條教卽登拜於疑丞某特枉書郵仰銜謙柄日俟遄臨之語坐深善頌之誠

回太平州廬州池州賀冬啟淳熙十一年

考易而測天心既占七日之復登臺而觀雲氣又卜一年之豐
豈惟价藩宜集嘉祉恭惟某官道隨剛長德配陽新推惠澤而
加之民歛休祥而萃乎已坐迎令序行陟近司某方治書郵遠
勤緘翰永言感頌交集襟悰

回陳丞相謝除少保啟

廷揚制麻位進孤棘既表弼諧之舊德亦酬鎮撫之新功上眷
加隆輿情交慶恭惟某官學充天性忠締主知粹然道德之容
足消鄙薄籍甚廟堂之望坐鎮華夷釋相印者十年剖藩符於
兩鎮保衡之拜聖意可知台袞之歸人心共徯故先以右遷之
寵即繼之左揆之除某久荷殊憐欣聞異數雖敬伸於慶禮曾

未達於公函茲屈尊崇過形謙抑三復第深於悚拜片言莫寫
於勤誠

回靜江詹侍郎謝轉官啟

茲承寵頒異數榮陟崇階既酬談經儲禁之前勞亦用增秩璽
書之故事恭惟某官學窺聖域德冠民彝入綴嚴徐罄朝夕論
思之益進陪園綺究春秋筆削之嚴逮講堂甫告於終篇適邊
閩亦當於進律式旌儒教彌壯戎昭某特枉華緘倍形厚禮雖
佩有加之意豈勝不敏之慙

回廬州王尚書太平州陳舍人池州陳尚書泉州司馬侍

郎賀正啟

淳熙十二年

春王三朝天地交泰若昔論思之舊爲今茲惠之師茂履端長
允綏繁祉恭惟某官行遵賢檢功考民庸奉順陽和式應發生
之序敷宣上德毋違寬大之書享厚福以難量酌輿言而易見
某方修尺牘遽枉華緘佩謙施以滋深叙感悰而莫究

回靜江詹侍郎謝降詔獎諭啟

茲者蒙靈底定漢詔誕頒煥綸綉之溫言獎詩書之良帥寵光
厚其中外榮之恭惟某官道可覺民武能威敵自鎮臨於交廣
每綏靜於封圻蠹彼無良敢茲負固方調兵而薄伐俄折馘以
趣降下十行一札之褒酬三令五申之績蓋賞勸難同於將士
惟璽書可示於眷懷稽本朝優異之恩舉近歲濶疎之典風傳

郡國名震華夷某托契至深窺文竊怵愧馳辭之未果荷貽問
之相先欣感交懷喻言何究

回隆興程給事 叔達 啟

升華論撰申命蕃宣已跬步於西清尙嶢嶢於南國摺紳喜劇
民吏歡騰恭惟某官昭代通儒周行先進伏蒲視草凜然風烈
之高持節擁麾籍甚威聲之著雖再畱於棨戟實妙簡於宸旒
况甲午之題名有蒲陽之近事由貼職而候松門之對旋賜環
而躋荷橐之班遂以歲中參於端右旣前政規模之具在則後
賢進用以何疑某苟未汰歸深期晤語茲敬酬於公禮殊未究
於私誠

回太平州陳舍人發啟

優考民功寵升書殿詔除甫下輿論交歡恭惟某官勁節端朝
懿文華國禁路罄論思之益江圻蜚豈弟之聲承水潦之餘災
著農田之顯效併酬久次特茂殊恩由三字而貽集仙自存故
事通二年而升次對抑有成規嗣奉璽褒遂參枋任某苟追汰
斥尙期晤言茲形拙訥之辭敬答緘封之貺其爲欣感未易敷
云

回成都劉敷學正啟

峻學士之班仍行臺之寄訖寬西顧實兆東歸恭惟某官仁義
被躬思嘉致主自綴尙書之履屢開刺史之天錫鎮坤維尤高

治最粵若張忠定之定與夫趙清獻之清人之所難公則甚易
此遐方所以借留而莫肯捨聖主所以因任而不忍違然齟齬
之功急於蕃宣左右之助重於遠外竊窺虛佇看卽延登某比
勤萬里之書深愧一謙之德永言欣荷難盡敷陳

答陳給事峴啟

閨臺宿望久跂遄歸香火勝緣力祈因任雅懷雖愜輿論則那
恭惟某官天賦宏才家傳奧學入侍得論思之體出藩收牧御
之功從容祠館之游繼繼鄉閭之樂備臻百順坐閱三年袂挹
浮卬自爲謀則善矣席前宣室將有問焉就之某遠辱長踐備
知厚眷其爲欣感未易敷云

賀梁觀文

克家年啟 淳熙十三年

伏以象測璿璣斗柄肇回於蒼陸氣和玉燭春風初入於東郊
若時宗工宜介丕祉恭惟某官調元道著宰物功成暫釋政機
日罄謀猷之告茂臨歲旦時臻備順之全方當感會於風雲迄
賴平章於軍國某遲聞受謁卽冀造門頌詠攸深叙陳莫喻

回陳丞相

俊卿 謝致仕啟

伏承連章請老優詔閔勞執皮帛於新班位隆亞傳易茅封於
舊鎮地統故鄉仍秘殿之大名極宗工之異數指紳創見夷夏
樂聞恭惟某官德博而裕於才器闕而冲於用以奧學高文冠
多士以忠言直節居大僚爲善未嘗近名而聲譽之歸不可遏

事君未嘗枉道而爵祿之至不可辭周旋鈞樞弼亮神聖謀斷
兼乎房杜都俞踵乎臯夔粵去廟堂屢臨藩屏力方剛而抗疏
欲追六一之高風年甫及而掛冠迄遂祁公之雅志優游里第
涵泳天真二疏賓客之相娛萬石子孫之甚謹謙備六爻之吉
悔吝不生壽居五福之先康強未艾在前輩或難於盡善惟哲
人獨享其全功然而尙父之佐武王潞公之師元祐皆來歸於
既老豈得謝之可拘公固無心上猶有望某敬懷知己喜聽傳
家顧希驥以未能思執鞭而甚切仰勤榮問徒激懦衷寒律方
凝燕超多助冀益調於鼎食永丕聳於民瞻

回池州陳尙書

夏佑 啟

光膺芝檢載剖竹符師帥得賢軍民致喜恭惟某官懿文華國直道端朝身雖遠於禁巖望益傾於中外用詞臣而作牧姑重九華選刺史而爲公卽歸兩社某近違風度尙曠書郵辱榮問之相先愧慶儀之不敏其爲欣頌莫究敷陳

回靜江詹待制儀之啟

茲承奏功南國加職西清正侍從之巍班表蕃宣之異等恭惟某官性資端諒學識高明以愛人利物之心行尊主庇民之術久臨遐服迄著多庸身正令從允謂必躬之效政修用足宜還旣庶之風姑次對於松門卽迎登於槐路某雖馳慶牘未辦公函辱厚禮之先施激懦衷而愧甚其爲欣感未易殫論

回富州陳待制長佑啟

比審政成江國制易閩邦繫事任之加隆知眷懷之益厚恭惟某官視身敬簡蹈德中和富華國之文章蘊康時之術業入儀禁路搢紳傳鯁挺之言出部州符襦袴洽撫摩之譽乃眷初潛之鎮復煩次對之賢公旣樂其土風民尤安於德化正惟宿望久合登庸曾是藩方固難斂惠某尙稽慶牘已拜公函荷謙施之相先激感悰而無已

回程待制叔達啟

升華次對因任初潛觀搢紳相賀於朝知父老交歡於外恭惟某官德猷粹穆治行循良詞章爲儒者之宗政術作藩侯之冠

雖少稽於趣召實深簡於淵衷昔炎漢之中興有孝宣之極治
若時黃霸久在潁川旋酬累歲之勞入踐三公之位上方稽古
公且錫還旣異時善頌之言信而有證則後日登庸之兆理在
不疑况採之士夫議論之公必勝彼巫史揣摩之語因酬緘貺
併致誠祈凝沍在辰鎮臨多暇願謹養頤之節益綏視履之祥

省齋文彙卷二十六終

省齋文彙卷第二十七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二十七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書狀

除右相答洪內翰啟

淳熙十四年

備數樞庭何有籌前之畧升班鼎路寔無歇後之譏方切慙顏
遠勤慶問眷私厚甚翰墨粲然承借重於北扉專主盟於南省
對夜蓮而視草雖微褒袞之榮放春榜而登庸尙繼棣華之盛
其爲感頌交集襟襟敢冀高明曲垂炳亮

同葛尙書云欲致感藏併伸頌禱秋官久次遠
猷屢沃於淵衷春榜高張大用行遵於故實

答王丞相啟

倚夫子之墻昔嘗庇德次蕭何之第今復親仁方俯極於欣榮
乃仰勤於問遺名花異果旨酒嘉餉珍餉駢羅飢腸饜餍坊名
丙午已叨盛事之逢象近魁三更喜餘光之附其為謝悃併俟
面陳尙望鈞慈俯垂鑒察

答史太傅啟

冒處機廷久矣空餐之愧延登鼎路雜然伴食之譏知印累旬
汗顏數四竊念某奮身孤遠逢運休明一時清要之官叨塵殆
遍二府弼諧之地忝冒居多本圖退伏於民屢何意誤尸於宰
事方其壯歲尙陳力之無堪矧此衰年豈代工之有補雖荷聖
知之厚其如賢路之妨茲蓋伏遇某官澤被生民勲藏盟府師

維尙父爵齒俱隆壽畀僖公熾昌未艾報國每肩於忠槩推賢
尤出於誠心將鉞求人如蕭何之知韓信相才在下如仁傑之
薦東之是使迂愚亦蒙選任曾占詞之未果辱疏問之相先感
悚交深喻言奚究

謝趙丞相云茲蓋伏遇某官澤被生民勲藏盟府累年坐鎮
已底多庸一節來朝即還上袞報國每肩於忠槩遜能尤出
於誠心是使迂愚亦蒙任使畫一之模具在所願恪遵居衷
之望滋隆更期邁拜其為瞻頌罔究名言餘同前詞

同在外侍從啟

有常立武初何補於籌前應變守文乃旁求於歇後凌兢拜命
俯仰懷慙豈謂某官恕以取人仁於念舊故當持橐之日每借
噓枯之言迨此叨榮首茲贊喜三復情文之厚載增衰朽之光

悚感交懷諭言奚旣

回金陵錢參政啟

比審聖心念舊宸渥加新超秘殿之大名仍陪都之重寄演綸
四達贊美同辭恭惟某官百行備乎一身多文該乎六藝用之
致主在臯夔稷契之間推以牧民出召杜龔黃之上久茲居守
藉甚能名吏畏之如神明人倚之爲父母至於儲糧而備歲歉
捐俸以寬民租世之所難公有餘裕姑疏榮而進律卽趣召以
柄朝旣類蕭何畱關中而入相必同欽若帥江表以登庸上意
則然僉言攸屬某比勤公札仰佩謙光適銜太極之哀遂廢小
夫之贖其爲愧悚未易名言

回太平州張閣學士子顯啟

掄才禁路分鎮當塗條教一新謹謠四起恭惟某官鍾英河嶽
被遇冕旒獻納論思名夙高於法從中和宣布課屢最於藩方
乃眷舊邦游煩臥理吟翰林之風月壯牛渚之江山卽奉賜環
遂榮聽履某俶瞻去旆已辱來緘欣感交深敷陳奚旣

回史待制彌大啟

茂膺帝渥歸奉親權正持橐之朝班領遊帷之仙籍身名俱泰
忠孝兼全恭惟某官博洽傳家謙恭迪德秉心無競有眞長者
之風見義必爲得烈丈夫之槩生雖由乎富貴力自致其功名
允藉論思條懷定省懇懇忱詞之布煌煌異數之加以禁從而

侍公槐何殊魯拜用金章而施綵服增煥萊嬉厚福方將芳猷益暢某特勤緘貺深哉眷存莫殫頌德之言徒積仰高之志

回宋尚書賦啟

千萬歲堯封之祝方舉壽卮三十年漢橐之英宜承霈渥傲還寵敷胥愜輿情恭惟某官厚重疏通精明練達均節著地卿之效保釐高天墜之功久樂燕間坐綏祉福繫紹興之近侍率多白髮之新豈延閣之隆名未復青毡之舊果膺簡記申錫恩綸顧異數之方來知修齡之益永某過勤謙柄特枉書郵在佩刻以良深非叙陳之可究

同福州帥賈侍郎選啟

簡求禁橐擢領藩符蠲日之良殿拜茲始恭惟某官家傳學術世號吏師典郡著廉平之稱登畿馳休顯之譽浸厚宸知之渥越躋法從之華適謀帥於七閩肆出綸於九陛海山環境古稱富盛之鄉冠蓋盈城今日詩書之國佇報中和之政卽還嚴近之班某過辱書函備形謙柄其爲悚感未易敷陳

答紹興李參政啟

伏以禹會雄藩吳京近輔上求良牧今得宗臣櫜戟再臨江山增重恭惟某官忠嘉致主德業端朝自卷懷於經綸屢申畀於符竹蓋用承平之故事不離寰內之名城乃由東陽復殿於越去思來暮兩邦謠頌之交騰送舊迎新二境旌旄之相接若時

壯觀實掩前聞視劉寵以有光佇次公之入相某方修慶牘過沐華緘佩謙德之滋隆愧懦衷之不敏其爲欣感莫究名言

答婺州蔣尚書

繼周 啟

茲承涓選休辰奉宣寬詔光騰星婺潤浹日畿恭惟某官學識該通風猷粹穆居則示安和之度動而形忠謹之言三獨坐之立朝寄方隆於耳目一把麾而去國郡猶付於股肱諒方茂於棠陰卽進儀於槐路尙稽修慶首辱貽緘在感悚以交深非叙陳之得旣

同紹興帥殿撰張侍郎

啟

淳熙十五年

茲承光膺臨遣榮寄保釐加書殿之清資示帥藩之異數恭惟某官儒猷世濟家法躬行自還簪橐之班彌厚宸旒之眷屬漢陵之初卜咨舜牧以往臨血指汗顏昔有旁觀之歎盤根錯節今彰利器之功諒甫畢於因山卽遄歸而曳履某未遑馳問先辱飛文佩刻滋深感藏無旣

同趙丞相啟

伏審就加恩渥因任藩符隆一品之文階增十連之壯觀詔除甫下衆聽咸孚竊以賜位之崇有邦所重若稽漢制於上公而比隆爰暨祚陵非舊弼而弗授倘任蕃宣之重必加稱謂之殊久虛厥官今見盛舉恭惟某官忠醇簡亮博大通明與學邛軻之傳家言稷契之合身儀廊廟名震華夷姬旦居周奠枕底庶

邦之靖召公分陝憇棠踰四載之期雖懷歸屢貢於封章而注
想彌深於宸扆土疆未復正需變伐之謀揆岳迭居還俟調元
之拜茲揚邦渙知聳民瞻某嘗布慶緘未修公牘重荷能謙之
施實增不敏之慚其在頌依莫勝借喻

回鄭尙書

丙

啟

茲審茂隆上眷申命詞廷雖德業淹留深鬱朝紳之望而里闈
燕息殆同畫繡之遊恭惟某官望重一時學關百聖銓曹詞掖
並高獻替之聲閩嶺稽山交著蕃宣之績姑錫遊帷之命卽陪
籌幄之班某方欲馳辭已勤枉問其爲欣感未易敷言

回富沙程尙書

大昌

啟

試言白玉之堂蚤陪後乘修貢紅雲之島幾作先驅遙聞幕府
之開倍切襟期之喜恭惟某官學該上古文儷先秦直道忠言
結知惟舊陰功惠政及物者多垂參兩社之聯尙屈專城之寄
仁風搖扇掃殘暑於初收甘雨隨車轉豐年於樂土民謠旣洽
驛召何遲某方治書郵已勤緘翰不替同年之好可知異日之
心欣感交懷指陳曷喻

回廬州鄭都丞

興商

啟

疏榮震爰分鎮淮孺威惠所加兵民胥悅恭惟某官持身廉恪
秉德靜共屢馳使傳之華久率賓臚之屬奉承密旨旣深練於
邊防典治相藩宜具孚於德意少需報政卽趣還朝念修慶之

未遑辱貽緘之先逮其為欣感未易敷陳

回王尚書希呂啟

冠班遠閣均逸遊帷宸眷彌加輿情交忭恭惟某官氣剛而裕學博而醇抱文武之全材勵功名之壯志垂升廊肆復擁藩麾三至淮壩民愛之如慈父獨當一面上倚之為長城力等香火之盟暫適江湖之興觀禮遇之隆若此則延登之近可知某特枉緘書備欽情謹其為感悚未易敷陳

回施樞密賀冬啟

黃鐘氣應歲臨天統之初綠野景舒身逸璣衡之外居然百順集此一陽恭惟某官名與功偕道隨剛長日萬幾而佐理久底殊勛晝三接以承恩行躋元輔曾空函之未達辱華翰之先臨感頌交深敷陳罔究

回施樞密賀年啟

淳熙十六年

歷正己酉俶紀歲年之端生當甲辰是為天地之合灼然亨會屬我宗工恭惟某官德與日新運隨時泰朔野甲兵之運昔談笑以立銷平泉花木之春今優游而坐享顧右府方虛於使領對昌期即奉於召書方圖尺牘之修已辱華緘之貺其為愧頌未易殫論

拜左相同趙丞相啟

漢廷右地久矣躡居天道左旋茲焉序進內循忝冒祇益兢惶

伏念某材無他長愚乃自信昨結登畿之綬獨蒙傾蓋之歡慰
藉揄揚殆非一日疑丞輔弼遂閱十年在斥免以當然乃超踰
之滋甚覩顏外著感臆中深此蓋伏遇某官學號儒宗望推邦
棟杜房事業已兼謀斷之長文呂聲名方趣平章之召延英既
啟尚父何疑某過沐撫謙特貽華翰懇懇莫殫於心畫拳拳姑
俟於面陳氣序暄和征途暇豫願謹衛生之節來承注意之隆

同史丞相滯啟

廟廷右地久矣躡居天道左旋茲焉序進內循忝冒祇益兢惶
伏念某材無他長愚乃自信每見輕於流輩獨倚重於儒先慰
藉揄揚殆非一日疑丞輔弼遂閱十年在斥免以當然乃超踰

之滋甚覩顏外著感臆中深此蓋伏遇某官盛德被躬至仁及
物以厚風俗壽民生之脉以進人材堅邦國之基天惟監乎忱
誠身自安於榮祿肆推餘蔭俯逮孤蹤某方欲馳詞已勤枉問
占東垣之上相有懸垂象之光望南極之老人但致迎年之祝
其爲愧荷罔究名言

回錢參政良臣啟

當軸處中積慚尸素正朝專面旋被恩榮忝冒滋多周章失措
竊念某資身無策於世寡諧偶際運於千齡踵受知於三聖試
之久矣竟無一日之長退亦宜然乃進百寮之長誰爲推輓豈
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冠冕諸儒羽儀四近久擁碧油之旆誓

虞臣國文忠公集
賦
哦綠野之詩俯眷齊年嘗叨共政諒噓枯之非一宜借潤之在
茲比僅達於私書乃特勤於公札其爲感愧罔旣敷陳

除少保回錢參政啟

畫裘繡裳際兩宮之內禪象車希冕躋左棘之崇資弗獲控詞
惟慚虛受竊念某都無術業但有遭逢十載政塗皆尸祿素餐
之日千齡聖旦適處中當軸之辰旣極文階遂聯孤保繫褒遷
之特異由幸會之非常跼踖拜恩忸怩就列茲益伏遇某官德
推輔世志切澤民紫樞之長方虛綠野之遊何慕俯眷趣承之
舊每加獎予之深坐使叨塵實超倫比某方茲入謝正爾馳辭
已勤削牘之臨備級鳴謙之意其爲感忤罔旣敷陳

除判潭州謝宰執啟

紹興三年

分麾楚境已叨起廢之恩通籍殿廷更翫懋官之典荷大鈞之
平施慙巧匠之旁觀伏念某猗無他長而好自用累卵至危而
弗悟奔車旣殆以猶馳向非上聖加憐羣公交助久合投身於
溝壑豈容遁跡於山林而三閱歲陰再勤鈞治西山卷雨甫辭
畫繡之榮湘水行春復假青毡之寵龍光所被駑鈍奚堪此蓋
伏遇某官德茂臯夔功崇閔散每作成於多士尤軫念於陳人
諒啟擬之頻煩致叨塵之雜沓載念某年幾七十夙懷納祿之
心石盲四千今愧食功之誼屬方洗印未敢叩闡姑仰副於上
恩嘗嗣伸於下悃尙繫鴻造訖遂丹誠其在感悰曷勝言喻

謝史太師啟

鍾陵起鎮異貝錦以辭行楚甸分麾還青毡而假寵上恩山嶽
孤跡淵冰竊思某久矣貪榮幾於患失積妨賢於政地紛召怨
於周行向非仰恃者天且有陰爲之地自應竄斥敢望全存何
期頻歲之間叠拜除書之下湘波浩蕩許以承流奎殿穹窿容
其通籍固出聖神之眷宥無培植之功茲蓋伏遇某官致主勲
高經邦道廣雖榮歸於故里每軫念於陳人諒因入覲以噓枯
遂藉襄言而起廢然某年齡已暮政術可知備孟子達尊者三
尚復爲臣之致况孔戣宜去者二敢當自助之畱姑少副於宸
衷卽勉於賢躅庶無負平日高山之仰亦不辜異時流水之

知感詠交懷敷陳奚究

同隆興帥施樞密師黜啟

雲飛南浦避賢路以辭行星壽長沙戴聖恩而強起鬱衡廬之
相望粲軫翼之分光况異時聯鳳沼之榮且頻歲共鴻樞之政
緬懷曩契載託寶鄰恭惟某官道德宗工文章雋老結兩朝之
深眷歷二府之巍班貝胄朱綬已奏藩方之課袞衣赤舄卽宣
揆席之麻某視印有初馳辭獨後疆連壤接葭倚玉以堪羞氣
合志同蘭斷金而有賴永言欣懌難盡敷陳

回靜江趙侍郎思啟

春官攝武嘗陪綿蕞之儀楚甸分麾今托寶鄰之好方謀緘記

先辱摛詞恭惟某官喬木故家儒林宿望材術徧揚於中外事
功交著於邇遐閱歲海邦已膺褒璽指期魏闕遂秉政機某甫
達湘流正資河潤欽佇錫還之新渥首圖迂勞於近郊欣頌兼
懷敷陳奚究

同江陵章侍郎森啟

山帶衡陽隸荆州而成賦地瀕湘浦會江水而朝宗古尾楚而
附庸今浹湖而分鎮未講善鄰之寶先煩執訊之書恭惟某官
以義禮之文作詩書之帥威望比高於江左中和方布於渚宮
簡在九重秩已增於宣室延登兩社名豈減於次公乃眷疲駑
久親庇賴譬諸西燕竊寄興於東流幸以南貧復分光於北富

欣愉斯至頌詠奚窮

同金陵余尙書端禮啟

六卿分職昔臺省之焉依十國爲連今江湖之相接方懷思於
久要欲展布於遐悰乍因簿書致稽簡牘逮辱先施之寵可勝
不敏之慙恭惟某官莊重秉彝剛方植操學問成於真積猷爲
著於躬行峻參喉舌之司密鄰金鉉榮領股肱之郡仍佩玉麟
期年成居守之功指日下延登之命某身縻符竹心繫邱樊念
出處之正殊恐游從之難必徒深企詠莫究願言

賀陳倬進除同知啟

簡求入坐延拜四鄰用掌禮之鴻儒付本兵之大柄蓋六藝成

於夫子可辟萊俘而一編授於留侯卒籌漢幄何嘗弗聞軍旅之事夫豈不全智勇之名必惟其人乃振斯道恭惟某官沉謀先物古學造微合聞施於身多士之所楷式嘉猷告於后近臣以爲表儀演絲綸於掖垣成羽翼於望苑逮茲圖任翁爾僉諧正卿五世之昌已昭祖烈丞相六奇之計行闢家聲某托契有初辱知良厚屬充員於郡國昉依芘於廟堂欣幸攸深敷陳罔究

回江東漕楊秘監萬里啟

集浴鳳之池積愧車茵之忝冠沐猴於楚更慙幡蓋之臨辱大貺之先施負小夫之不敏恭惟某官文規姚姒道出羲黃直節

修能眾共難者獨易耳要官美職人所就者輒違之惟九重簡眷之深且多士依歸之久履端伊始泰內何疑某久闕襟期每思簪盍郡國雖分於兩地江湖實共於一天湘水岸花我正哦公之留詠鍾山雪竹公當訪我之舊遊聲畫遙陳悃悰莫盡

回豐漕誼啟

六條察州千里命駕倣臨封部大播歡謠恭惟某官學問見乎躬行才猷存乎世濟永懷先烈歷仕三朝清風著於拾遺執法之時敏德高於將命談經之際縉賢孫之是似考流輩以誰如暫屈乘輅卽看持橐某一違冰峙屢對炎蒸注目剡溪悵莫諧於訪戴庇身荆水幸將遂於依劉方尺牘之董馳乃公函之疊

委其爲愧感罔究名言

回豐漕生日啟

某竊以誦哀父母之詩每感左垂之日讀寡兄弟之禮况當右拱之時曾未釋於端憂敢與聞於贊喜伏蒙某官噓枯意重漱潤才清篤聯事之至情致執謙之善頌既邁吉甫穆如之作又形仲尼仁者之言申以醪牽重之儀物恭敬而實兼備於未將正則而均有光於初度其爲心感尙俟面陳敢冀逮慈特垂孚照

賀豐漕生日啟

康節編年甲辰爲首屈平紀月攝提是先旣聚粹於古今宜鍾

英於德業功名富貴我固有之者艾熾昌天方俾爾某念昔傾蓋而如故幸茲同官而爲僚三公惟其人願致槐庭之祝千歲無有害更伸椿算之斲微物將誠別緘瀆聽

回江陵章侍郎賀年啟

四時之首載紀上春千里而遙阻陪下客感流年而拊髀篤鄰好以傾心恭惟某官德望日新政功時敏吞雲夢之澤浩浩襟懷成章華之臺熙熙景物順履人正之吉適符王覲之期行度玉墀遂調金鉉某僅傳雁字過沐鯉書會癸丑之年悵越吟之未繼正孟陬之月幸楚些之同歌在企詠以交深非叙陳之可究

賀葛知院拜右相啟

茲者上初命相公首奮庸國有世臣既積德有功而後用天將
大任况旋觀歷試之甚詳方永世以無窮宜羣公之交賀恭惟
某官躬被九德學該六經文如日星之麗天量若江海之容眾
儒科奕葉遠矣高會法從三朝盛哉父祖粵若結綬王畿之日
已皆秉鈞宰路之期然猶立朝二十年執政四五載始揚渙號
序進鼎司蓋更踐多則望實益隆眷知厚則倚毗滋久爲房爲
杜掩唐史之舊聞如呂如韓繼朝家之盛事某夙陪禁直嘗接
政途心雖決於歸田身豈離於播物其爲忻忭罔既敷陳

回富沙州陳守 居仁 啟

政成黃鶴之樓璽書誕布身入紅雲之島符竹增光况密隣於
故鄉諒深愜於雅志恭惟某官德量江海詞華日星近臣盡規
久著演綸之譽仁者有勇更推治劇之才肆頒易地之恩庸示
朝天之兆少需五月卽綴三台某過沐謙勤特貽緘翰篋有潛
藩之綬昔恨阻於一行心懷同榜之英今遙思於參坐其爲頌
詠罔既敷陳

賀余同知 端禮 啟

輟總銓曹進陪籌幄兵權加重國勢彌隆恭惟某官信敏而恭
直方以大抱經綸之奧學儲蠖濩之深知曳履中臺昨已期於
大用佩麟留府人咸歎其小淹逮趣召以來歸果奮庸而圖任

夫以文武兼資之素久全知勇於胸中則於樞機協贊之初足
運華夷於掌上功名之立日月以須某夙幸同朝茲叨乘障逃
聽郵傳之至可稽賤敬之修其在歡悰曷勝言喻

回何運使異啟

倦直諫坡榮持漕節聞九重之臨遣函致尺書逮六轡之遄驅
遽勤公牘厚甚綢繆之意粲然黼黻之辭三復以還載欣奚喻
恭惟某官抱精粹高明之學濟中和敏達之資以善養人聚麻
源之萬卷有猷告后陳騎省之千言茂膺禮樂之華來接湖山
之勝時雨以化君子德風以偃小人類非俗吏之爲可大賢人
之業宥容淹久卽慶召歸某已薄瓜期尙依樾蔭幸晤言之有

日冀保障之無訾

回廣州趙侍郎彥操啟

念昔同朝恍如隔世茲楚粵雖分於湖海而郴連幸接於封疆
屬當移疾之時浸闕傳郵之間緘書先暨感臆倍深恭惟某官
望重閒平才高賀白蚤尹釐於天府嘗贊貳於地鄉近輔要藩
笑談可辨南方鉅鎮綏撫何勞姑煩宋景之清重布君嚴之治
馬人龍戶咸聽令於旌旄豹尾雞翹卽歸班於禁從願謹衛生
之節庸需趣召之音頌詠交懷敷陳奚旣

回江陵王樞使藺啟

起西掖之舊圖南紀之安榮載一臨旄倪胥慶眷言下國本隸

大邦山帶衡陽倚荊州而成賦地瀕湘浦浹湖水以朝宗蓋通
執訊之書少展附庸之敬屬嬰痾之浸久欲削牘以未遑逮辱
先施奚勝厚愧恭惟某官德尊一世學貫六經正大規模出家
傳而自得剛方節槩逢主聖以彌彰言揚於侍從之時彌直於
贊襄之日宜其入相何乃出藩昔爲吳蜀之必爭今距京畿而
甚邇他人蒞此惟政平訟理以安民宿望臨之諒器備車修而
復古佇聽晉公之伐蔡豈徒王粲之依劉某自嘆衰殘正慚歸
老譬諸西燕久寄輿於東流曾是南貧暫分光於北富瞻依備
極頌詠難周

上韓帥書

紹興三十年正月

某聞之士無介紹而欲求進於公卿之門其說蓋有二焉非政
術足以取知則文學足以自見者也國家長育人材雲蒸霧集
於此二者不可謂無其人然以游明公之庭輒銷縮愧畏無敢
自飾固陋而銜嚮其所長者非明公拒之以訑訑之色也蓋秋
水雖大至北海則望洋而歎公輪雖巧聞偃師則不復語藝此
理之常無足怪者今夫中台萬務釐以六職莫難於銓衡而明
公嘗掌天官矣莫重於邦賦而明公嘗爲司徒矣莫慎乎讞獄
而明公嘗帥憲部矣不宦惟是事至煩者京兆也而兼總於理
財之餘權至重者南海也而收功於談笑之際任至尊者陪京
也而開府數月百廢具舉明公之政可謂絕人矣文思天子聖

學高妙出於生知大風之歌橫汾之辭雖賈馬嚴徐不足以窺其萬一而明公簪筆持橐出入禁闈者十年論思於朝夕相應以義理至於春容大篇慶成郊祀則又親屈宸翰爲之賡歌明公之文可謂名世矣然且接士以謙待下以禮雖涇渭炯炯於胸次而江海其量於人蓋無所不容也粵自弭節於茲一時僚吏智者竭其才勇者効其力官無曠職無廢事獨某以無用之才居無用之官日飽糞鹽月俸數萬無絲髮銖黍以裨公家不汰逐之幸矣顧何以冀知遇也哉雖然竊有說焉昔韓愈爲博士也事鄭餘慶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又事餘慶於東太學爲郎都官也又事餘慶居守故餘慶待愈每加禮焉非以其三

爲屬吏耶如某政術文學誠不足以備執鞭於左右獨念向者抱關轂下實事明公於版曹今典教別郡也又事明公居守概之舊比似非偶然然則受知於今日圖報於異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後矣請以是爲紹介不宣

子柔弟親書

紹興三十年正月十五日

論鄉閭之盛舊云齊女之賢參氏族之華亦曰韓門之樂矧君甥舅之黨實我婚姻之家欲宿好之彌敦假良媒而往聘伏承某人令女祖綉婉婉承母訓以有初而某舍弟必強鉉槩操修讀父書而無怠是求蘭季來相棣華首夏猶清已卜御輪之日道冰未泮茲爲納幣之時微物之儀別緘以載

韓氏齊人

回陳運使 之淵狀 紹興三十年

伏審遠祇召節甫及修門竚承宣室之咨立造甘泉之從已懷漫刺即望前驕欣躍之私指陳莫喻

回林宮教狀

伏承駕回畿甸歸覲庭闈屬謁制之攸拘望離筵而阻造先勤誨劄彌劇愧懷方此薄寒倍靳厚愛

回鄭編修 樵狀 紹興三十一年

伏審以樞廷之掾緡藏室之經事任清高縉紳欽矚顧惟晚進將待下風方極忻愉遽蒙緘翰搗謙過厚積感惟深

回吉州王守 佐先狀 隆興元年

比者恩許奉祠駕言歸里安文公之政已受一屨掃夫子之門將窺數仞其為欣懌豈易名言

魏漕 安行 遠迎狀

伏審肅駕輶軒按行支郡吏民聳聽畏新使者之先聲父老懽迎歎舊使君之尙壯豈謂幽棲之地僻亦將快覩於雲披欣幸居多指陳莫喻

謝林尉 秀 狀

郊居甚僻賓謁尤稽禮尙往來既先辱高軒之過出無僕馬復未遑下澤之乘惟愧感之交懷非名言之可盡

回承新張秀才 居仁狀 隆興二年

遠屈高軒寵貽長韻情文厚甚雖非衰朽之敢當詞采粲然足見藏修之有素莫展報瓊之好空勤垂橐之歸愧感在中敷陳難盡

黃提刑 績 遠迎狀

伏審馳節察州揚舲及境幸與漁樵之侶將窺繡斧之光其在欣愉預盈襟抱

回劉通判 德驥 狀

伏審言歸高隱特枉好音方策蹇以亟前悵挂颿之已遠其為愧悚莫盡名言

回吉州倅錢 釋先 狀 乾道元年

伏承佩印監州牽絲入境需隨車之雨將慰暑耘瞻泥軼之星已形夢想椎鈍未修於尺牘柄謙先枉於柔函喜愧交懷指陳莫喻

轉官回錢倅狀

久縻祠廩已愧空餐茲攷歲成復叨平進屬嬰疴於郊野阻欽感於賓階敢意謙光特貽慶問其為慙荷未易敷陳

李提刑 植 遠迎狀

伏審肅持漢節咨度周原豈圖止事於龜藏乃幸仰瞻於犀匿忻愉斯甚敷述奚殫

蔣丞相 先 狀 乾道八年

此者恩予外祠道由潭府即望門牆之峻可稽名姓之通其在
忻愉靡殫敷叙

道中謝官員訪及狀

言浮小艇載涉大邦荷飛蓋之來臨悵登門之莫遂其為愧感
交集襟襟

回葉守鹿鳴宴狀 淳熙元年

伏蒙台慈特枉華翰俾預興賢之禮且觀勸駕之光屬此抱疴
阻於綴席其為愧感罔既敷陳

回鄭秘監 丙狀 淳熙五年

特辱誨緘恪遵明詔復曝書之盛集許接武於華筵榮幸居多

敷陳難喻

中元回方守狀 紹熙元年

耆艾熾昌之頌合俾邦侯中和宣布之詩當歌刺史孰謂斯干
之餘意反貽所部之陳人情雖本於過謙事不幾乎倒置其為
感悚未易名言

回潘倅揚倅狀

海沂之康盍歌別駕之政邦國是有當頌大夫之宜何期賤生
反辱奇語雖佩過謙之施曷勝倒置之慙

答眾官狀

月宿南斗偶類韓公之生誦如清風過勤吉甫之作顧乘除之

何有視碩好以多慙願言珍藏庸結永好

中元回吉州揚倅狀

紹興二年

桑榆向晚懷六射以增歛藻翰彌新借四賢而發詠深為善誘
非曰儼倫拂十革以珍藏激寸心而銘感

答眾官狀

字余靈均悵焉初度之日俾爾耆艾愧甚東方之詩意已重於
岱嵩美更踰於錦繡其為感荷罔既敷陳

省齋文彙卷二十七終

省齋文彙卷第二十八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二十八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記傳

肖顏堂記

廬陵隱君子梁公克道以書來告曰吾老矣進無求於世退而
築堂榜曰肖顏非敢有意道德也庶幾肖陋巷之樂云爾子盍
為吾記之予以童子從公鄉校蒙訓勵獎與甚至今又不遺數
千里來須鄙文其何說之辭請誦異時聞諸函丈者而復公命
嗟夫簞瓢之樂顏氏之極至也魯論二十篇夫子稱顏子眾矣
曰如愚曰好學許之以用舍行藏而告之以四代之制待之非

不重且大矣然未稱賢也獨於在陋巷則曰賢哉回也賢哉回也予是以知簞瓢之樂爲顏氏之極至也方顏氏之學夫子也步亦步趨亦趨仰高而鑽堅瞻前則在後惴惴然惟恐交一臂而失之惡在其爲樂哉及夫由適衛而得心齋之妙由心齋而造坐忘之域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出智同於大道於斯時也進以行道爲樂退以守道爲樂一性之外無餘事矣抑不知陋巷簞瓢之爲華屋鼎食與華屋鼎食之爲陋巷簞瓢與蓋非深造乎道者不至於此不然則安貧而不怨菲食以自約此後世高人處士之流皆能勉而爲之何足爲顏子重而夫子申言其賢也哉今公自少而至壯自壯而至老學師顏子而貧或過之又

能築堂揭名曰從容乎其中可謂篤志不衰者矣揚子曰瞻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公何遜焉雖然貧外也樂內也在外者有目斯可睹而在內者非聖人莫辨也坐無尼父焉別顏回顧小子何足以識之哉他時効官歲滿歸省邱墓尙冀登斯堂請斯樂公其有以語我夫紹興二十四年月日記

川泳軒記

唐以節度使鎮諸道其屬皆得辟置雙旌出都門不待設禮案洗刑印固已撰書詞具馬幣而走處士之廬幕下多賢豪易耳本朝謀帥間許辟士今皆命諸朝幸而賢也信可樂也否則相忘於江湖者有矣尙何樂之云故君子以爲難紹興二十六年

春內出玉麟符以吏部尚書都陽侯張公居守金陵且安撫大江之東一年政平二年教行三年而謠頌興雲溪沈君世德實奉詔從事於幕府力學而多聞和其外而方其中公前席焉他日謂世德曰負水築室者非子之解耶是宜闢軒盡臨觀之美於是披簷以爲宇空梁以爲閣俯秦淮之支流面蒼龍之華闕右帶天津東望公堂質而不陋潔而不奢啟扉而夏涼塞向而冬溫春風之朝秋月之夕不必登高騫遠而臨觀之美盡矣既落成或取韓退之徐泗濠掌書記廳石記之語而榜曰川泳所以志賓主皆賢而後可以樂此也暇日世德與客飲於斯詠於斯已而歎曰美哉是軒也公之賜而我則居得毋愧乎客曰不

然昔羊叔子鎮襄漢造峴山者數矣必與從事鄒湛語故此山之名著於編簡武昌南樓殷浩之徒朝夕登焉向非庾元規一有不淺之興則斯樓殆且泯泯也賓主相資何世無之今公歛經綸之才惠此一道回視羊庾蓋雁行也張本有而字世德雋才懿行顧湛浩輩亦豈溟滓然弟之哉吾知今日之川泳後世之南樓峴首也而何愧雖然二府尙有虛席者公且歸矣世德亦將爲東閣奇士矣後之人開軒而望臨水而歌儵魚出遊從容或未知此樂也故吾因名軒之意而道古今難易以告之庶幾循其本乎二十八年十二月朔東昌周某記

詠歸亭記

古者學必臨水故天子曰辟廱謂其圍如璧而壅以水也諸侯曰泮宮水在東西而南通之也吉爲大邦文風盛於江右而學亦闕大顯做稱公侯之國獨門臺庠下不與學稱且泮水之制甚異於古蓋舉武二三已觸闔闔闔之外繞以編戶無所容其疏鑿識者病焉隆興改元冬直寶文閣王公佐之鎮茲土也一年矣令修而政成教明而化行始命撤門臺而新之高明嚴正過者固已改觀越二年春公率郡丞黃公壘教授林君仲熊暨諸生臨庭而望焉知江流之邇而居岷一族之蔽之也厚歸之直使擇閑壤徙焉岷旣欣然則毀垣斥基夷邱平窪築亭於其上重門洞開直若引繩沂泗之風宛然在目旣落成公榜曰

詠歸而屬諸生告之曰昔我夫子周流四方惟恐無所用而於門弟子之願仕者每抑之有異乎此者則與之會替是也雖然顏淵問爲邦則又許之何也夫聖人之道猶海也顏淵學海而至焉者也故仕與毋仕惟其過而已矣若會替者方循涯而未至故聖人因其審已樂道而與之以勵學者後世不考乎造道之淺深而謂善黜之知時不亦過乎諸生晞顏者也要必循聖涯而入則水哉學哉學哉水哉其將有所感發矣林君賢簡儒也聞而嘆曰太守期諸生厚矣不可以不記相帥命某記之某日記必有辭也將以斯亭之作而記之與則太守善政多矣舍其大而書其細不可也將因命名之意而記之與太守旣言之

矣又何加焉林君曰不然自有此學百二十年於茲不知閱幾太守矣而今髣髴舞雩之遺意豈不足以見公之復古前之日人病其通衢也而莫之知議今之日無擾於改爲無費於徒役而偉觀出焉豈不足以見公之瞻智臨江面山風雲百變公不以是景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勸學思樂芹藻有魯侯之頌候望城闕異鄭國之廢公又不以是義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能謙合是四者而記其歲月使後之君子有考焉茲非辭乎某日諾遂書之是年五月十九日

靜暉堂記

贛易治也其民尚氣好義以繳繞誣訕爲恥令爲政豈弟則相

與心悅誠服官府蕭然至無一事異時宦游者徒惑其風聲之勁勇而不思道之以善又拂而激之民是以病必有循吏焉然後知其治之果易也會稽陸君濟其循吏與寬而不縱明而不察其政不勞而成吏兩衙退庭中可羅雀也一日杖屨逍遙於垣墻之東草木蔽虧疑必有異乃戒徒役剪伐而芟薙之於是山川城郭雜然在目如新豐之復見燕社之復至也如夸娥之始厝神禹之始鑿也地初屬民居計直售焉其基隆然而高因稍增築爲堂三間於其上乾道四年秋八月堂成觴客議以靜暉名之或曰君非有取千家山郭靜朝暉之詩乎此少陵嘆巴夔蕭條而作也今贛令治節度府城中戶數萬車轂擊人肩摩

爲江南一都會何取斯語哉君曰動者物也觀物之變者我也吾方歸齊相容獄市之言而守老氏烹小鮮之戒當其陽光下燭羣動皆作遊目俯觀閭里清宴境與意會心融形釋則物雖芸芸安往而非靜又何問於衆寡喧寂之間乎衆曰善則疏其語走廬陵求予文爲之記予少遊贛贛之八境蓋欲觀焉惟鬱孤爲臺巋然獨高登臨之快甲於城中然鑄之公館啟閉有時且於舉武爲勞凡至者莫不歎其瓌偉絕特爲有餘而患夫人情物變山容水態不能留遺觀而寄餘想也今是堂也不崇而不庫近之一樓觀一人物遠之一巖岫一飄檣如出乎庭戶之間几案之前而居官任職者雖朝夕在焉無遨遊之誇無陟降

之勞可以聽民事可以燕僚友可以窮幽興昔之八境至是而九可記也已夫爲民父母因俗而治然後得其歡心而身名爲之俱泰否則牒訴之繁鞭朴之囂方戚戚然捄過之不暇而何有於燕樂故予本贛之風推君之政以及夫景物之大畧而詳記命名之所自庶幾來者知靜治乃可以樂此毋徒爲擾擾以病民且自病也初堂北有脩竹數百挺君爲步武以徑焉又築亭其間榜曰讀書蓋取昌黎公讀書松竹林之句而寓夫仕而優則學之深指是尤可嘉也乃併爲之書五年十月十四日左朝奉郎新權發遣南劍州軍事周某記并書

眉壽堂記

新淦楊君圖南曠達人也年未四十入宜春幕府片言忤郡丞拂衣掛冠而去不啻如棄涕唾歸築室邑中治名園釀美酒客至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醉醉則劇談浩歌傍若無人如是者已三十年嘗出郭四五里入游家原得異境焉山環水周草木豐茂凡道宮佛寺與夫巖居而野廬者雖不可盡見然鐘鼓之音相傳雞犬之聲相聞也其幽邃如此君忻然愛之既卜壽藏於中又築眉壽堂以爲往來游息之所因子弟之有連也求文記之至於七八而不倦予常愛司空表聖棄官隱王官谷布衣鳩杖日從野老游預卜壽藏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飲酒史氏以爲知命君豈晞表聖者耶何其曠達之相似也君家在玉筍閣阜之間窮覽其山川而著之書予方約君共爲方外十日遊訪蕭張二仙之遺跡然後便道過君家之堂而一寓目所謂樂哉斯邱者相與論表聖之高風發晉卿之成室其必有日矣多釀以待予可也乾道五年十月旣望

鄒公橋記

以石爲杠謂之倚以石絕水謂之梁古也衛淇晉渙詩春秋皆大之鄭洧胡爲而不梁乎曰洧之有淵龍嘗鬪焉石其不可爲也晉楚之師歲至井木猶且堙刊况於輿梁子產之以乘輿濟也其亦有所不得已也孟子譏之者何曰孟子論爲政所以訓也非譏也然則宜梁而不梁其可乎距廬陵一雷地有市曰富

田吉贛閩粵之商日夜走集置戍兵焉其川濫觴於興國凡數百里至市而漫春夏苦大浸秋冬復病於涉徒杠歲敗津人要求無藝鄉三老鄒昶惋然念之鳩工運石爲梁以濟其長三百尺衡二十尺其高加衡丈焉灑水爲五道以過舟爲屋二十四間以庇行人直欄橫檻翼於其傍始紹興庚辰迄乾道丙戌乃成糜金穀以萬計於是鄉貢進士兗州學正田亮功鄉貢進士曾同文帥士子序而詩之聯爲大軸謁記於予予謝不能而瀘溪丈人王公又教之曰美事也毋庸辭予聞力可與利濟人者有三郡邑以勢道釋以心富家以貲然勢者或病於擾而其成也苟心者必藉於衆而其成也緩貲高者又豐入而嚮出瘠彼

而肥已能推惠者幾何人哉今鄒氏貲未高也而樂善如此是宜一鄉稱之文士賦之鄉先生詔之余故樂爲之書因以釋子產千七百年之疑云五年己丑十月旣望青原野夫周某并書

贛州州學教授題名記

贛立校官在慶厯中號登元祐始與濟南廬江等七郡俱置博士紹聖改元又歸其闕於丞相府是時郡人李朴先之首被茲選距今踰八十年而士言行義者必曰吾師先之言經術者亦曰先之言文章者又曰先之此豈一時私毀譽一己私好惡哉公也清江劉君靖之少嘗奉親學於贛已而去登高第來主教事正身以率下傳道以解惑士謹曰此異時先之也官舍故有

洪丞相胡二卿所作記獨教官名氏未刻於是正錄劉格非李

纂張本

遠以見屬某既爲闕國史登載本末因畧計元祐迄紹

聖凡八年間至者當三四人然不可考矣可考者自先之始由先之迄紹興之初復三十餘年至者又當十數僅得一江鋒而止然亦托先之之文乃傳士欲沒世而名可稱觀此其知自勉矣若焦惟一而下則老生可問案牘可稽故歲月稍備云淳熙元年十二月朔東昌周某子充書

兵部長貳題名記

大小司馬著於周官歷代沿革可考也本朝倣唐六典曰兵部凡民廂軍蕃兵剩員武舉投試武藝金吾衛司人兵及大將

出征告廟破賊露布鹵簿字圖若蕃夷屬戶授官封之事皆主之曰職方天下地圖城隍堡寨烽堠之數蕃夷歸服內附之事皆主之曰駕部掌凡輦輅車乘廐牧雜畜乘具傳驛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數曰庫部掌凡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物及凡供帳之事是爲四司而其主判率用他官所謂長貳姑以寄祿而已尙書今銀青光祿大夫也侍郎今正議大夫也位序旣高非宰執侍從鮮能至故方任事時自揚乃職有如歸班猶弗敢替盡規之義名公鉅卿磊落相望抑有由也元豐肇新官制尙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實坐曹治事名稍正矣而武選隸天官兵政歸西府其職視唐猶簡況於成周乎雖然古號六卿

今日近臣使其告猷可以沃上心陳力可以大厥官則天下國家將陰受其賜烏在事之煩簡也若乃自畫於有司視成於胥吏縱法不爾繩課不爾殿得毋惡乎某五年之間兩以他官承攝惟亞去秋遂冒真秩恩厚而能薄身勤而才不逮夙夜以思何惡如之暇日視別部率有壁記記前人名氏乃起中興之元迨今五十年得長貳百人而兼行其事者在焉抵牾疏畧有所不免大概具是矣元祐二年始置權侍郎從四品明年置權尙書正三品崇寧改元遵元豐之舊建炎四年復權侍郎紹興八年又復權尙書而建炎三年嘗詔六曹惟吏部備官餘長貳五置近歲以來乃或並除損益時也何常之有故具列於上俾來

者得考觀焉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朝散大夫試尙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周某記并書

兵部郎官題名記

本朝除郎之路雖廣而其要有三館閣一也寺監丞二也監司郡守三也近歲窒其二卿監或可徑至而郎非歷監司郡守不可得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司馬列屬四中興初僅嘗備官建炎三年夏始以駕兼庫以兵兼職方其選清故平居無事多處文學之臣其權重故從軍若將命則往往假以爲寵此其大畧也隆興改元之五月復裁內外官於是駕部又當省而郎適贊讀王府有詔聽留需其遷勿補厥後間嘗并置要爲有故而一

員之制定矣某既與聞夏官之政乃刻長貳題名會同舍郎亦告石具以辭見屬老矣不文佔畢莫能措姑效掌故纂前人名氏且粗記其因革云淳熙三年十二月十日

筠州重修道院記

元祐八年柳侯子儀之守筠也作燕居之堂榜之曰江西道院山谷先生實賦焉後八十有七年眉山蘇侯詔領郡於茲惠以養民廉以持身始至人安之居一年人化之乃新斯堂以無廢前賢之遺跡而永邦人無窮之觀不遠千里屬予爲記予曰山谷翰墨參於前記不可爲也抑猶有說焉侯文定公之曾孫也元豐元年冬公自宋幕謫官來筠閱五年乃徙績溪於時道院

蓋未創也其成也公得政矣簡靜則民肅平易則民親自朝廷以達於筠好善之化興珥筆之風殄使柳侯得以餘力葺夫治事燕客之所者誰之功也又明年而公復來居三年遂遷海上蓋前後畱筠者八歲剛大之氣充焉性命之理窮焉經綸之業豐焉其行誼其語默其文章所以軌範士民者如父兄變移習俗者如師友傳詩傳春秋解老子著古史發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以待後之君子皆居是邦之時也夫達而在上膏澤加乎民者旣如彼窮而謫居惠其父老子弟者又如此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如文翁之在蜀也宜哉雖然翁郡守也化易而施狹故後世雖奉嘗而子孫無聞公輔弼也其化不止乎筠而筠

之人賴公尤深者以公居之之久成之之遠也功大而施廣矣宜其三世之後有孫而才以二千石篤餘慶於是邦天之報施固自有輕重哉書以遺侯刻之堂上使高安之人世世毋忘公之德於以勸士大夫之爲善者棟宇云乎哉淳熙四年四月七日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周某書

吉州改修學記

廬陵守朱君希顏以書言曰吉之學故南嚮也郡人蕭序辰轉輸本道與其守方時可規徙東方據依弗安徒取城之門相直耳學之次舍以礙

張本作一礙

盡易吉之人雖未嘗爲士者無不議

其非也昔之以科目起者衆矣今不幸而劣於舊吉之人又曰此東嚮之咎也夫仕有顯晦未知其學之東嚮果能爲之與而夫子顏孟不得正位則失之大者希顏之至與教授練文謀所以正之令既出而士民相勸以成蓋自宣和之乙巳距淳熙之戊申而學始復南嚮其役之大費之多復而從舊與創而爲新之難無以異也願有以記之余聞慶曆中詔天下立學是時吉學之成最早游於學者最盛而他郡猶未克盡如詔學制亦隨弛熙寧以後至於宣和天子始屢垂意置教授員立提舉官分常平以儲廩食行三舍貢士而罷科舉下州遠障無不有學而學法大備不可復加矣吏於斯時不推明道術之極至以訓啟

學者而徒易其嚮以致非議重煩後來之改作何哉夫豈以學校美其文而不加之實意不能安其道於悠久而苟務興役以爲新奇可喜之政而然歟昔文翁興蜀郡之學蜀人由是以僻陋自恥其文化之流相承至今蓋文翁之故宮猶有存者然則人心之不可磨滅雖土木之不可恃者亦賴以永久也夫自孔子沒而大義分裂豪傑之士迭出講貫罕有得其統紀而學道之興廢亦隨世不同互計勝負苟務於蹇淺而精力不能獨造於深微役其外之可慕而忽其內之可樂喜於其始之以學校爲政而弗便於其終之以禮義成俗也名日隆而實不究之患也則是學也雖幸而復南嚮矣焉能保異日之不重變乎況舍

其學之邪正而卽仕宦之多寡以論學之得失哉余家於吉三世矣追觀前人立朝多名公卿臨大節則忠義挺挺而居於鄉者又皆能以文行自施未嘗不嘆人性之善而思來者之嗣音也故因朱君之請而併著之以相與期夫遠者大者

重立菱堂記

安陸距京師千一百里其土風醇厚其士多秀傑其民多隱德承平時宦遊者樂焉元豐甲子方城范公掌書記於此官舍西偏有桂甚茂諸子絃誦其下榜曰桂堂去之三十年間致君致明致虛張本有致祥二字致厚相繼登第致君嘗記其事逮宣和己亥某之大父太師潭國公來爲司錄問堂已圯視桂已悴乃爲增

葺而封植之又創草堂於其西長樂鄭昂命名曰菱實爲之銘其云光寶美見召樂盛事同餘愛博者謂伯父試南宮居前列先公釋褐魁多士同時賜第於集英也今蓋七十餘年堂雖亡而碑故存紹興改元元祐名相劉忠肅公會孫荀來佐府事訪求遺址適在廨之別圃始議修復太守李侯棣欣然助之不日告成左右植四桂而列槐三而以花竹環其外識者皆知尙賢勸善之意豈特爲觀美而已書來請記歲月某伏念大父奮身儒科安於銓調三爲劇邑未嘗一干光範門先公早負大名雖歷官太學而年弗及強仕厚積蓄取敷遺子孫肆不肖之孤憑藉休德亦綴末第旣不能如孔氏論譔祖考之美著之後世而

被遇三朝顯親揚名之道缺焉慙卿之譏復有甚於昔人微賢守貳表而出之遺事殆泯泯也反袂援毫願附安陸圖志之末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吉州新貢院記

致治之要在得士得士之要在鄉舉鄉舉之法何如曰其在周官六德六行六藝是謂三物其別至十有八以此設教俾爲士者講焉學焉因其材而篤焉然後論秀而升其賢能是固得士致治之要術也近世不然三歲大比凡于于而來者試其藝爾德與行固未暇問而藝也者又非古所謂藝也或敷繹先儒以成說或薈萃經史之奇字糊姓名於卷首錄試程於別紙擇他

州吏而考焉寘諸棘闈限以旬時法令甚備周防甚密爲主司者憊心疲精晝夜分閱往往於百十人之中取其一焉幸而中選乃貢於春官其艱如此宜若得士矣反有遺才之歎獨何與戾乎古不適於今通天下皆知之而有司不敢議黜者不敢怨何也其公也非私也雖然謂之鄉舉而考核付於他人去取無定論顧奚以師帥爲哉成周遠矣曷不觀國初之故實乎太平興國中張詠寇準同試大名詠當爲首乃共推張覃文行而先之已而膠東蔡齊舉進士第一以書薦里人史防而居其次是皆試文郡治太守得以察其器識任人不專任法有三代之遺風焉當是時名臣輩出後世永賴其公乎其私乎茲事體大變

而通之必有其漸若夫視舉子之多寡爲廣居以待其來使羣試者泮奭優游無攔摠挨擠之患此則二千石之責也廬陵爲江西大州文武盛於諸路承平時應詔率數千人試無定所學官佛寺取具一時紹興十四年始度地於糖食巷爲屋二百餘楹其後至者益多無可展之地或畏蹂踐望而去之衆議欲遷久矣紹興壬子大理寺丞胡侯長卿被命出守崇化以禮士節用而愛人政成歲豐銳意改作得五代水軍廢營於城中地廣百畝間民畦而爲圃者若干戶乃厚予直而取之鳩工聚財徙舊圖新爲屋五百十有八間修廊布席居五之四議道校藝之堂分職蒞事之所視昔大抵加倍崇墉之外周以通塗高門四

闢宛如城闔凡靡錢萬緡粟千五百斛轉運林君湜亦助其費
經始閏二月甲寅以五月庚子訖工是秋赴舉者踰萬人冠帶
儼然几案繩然盡三日出入無譁場屋之盛前所未有侯與予
故人也書來俾記其事予聞邇者近臣論太學補試之弊侍從
合辭以謂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設官不增費願重教官之選
假守貳以權爲教養課試升貢之法厥七月哉生明下其議於
有司將爲成說頌焉復古之漸於此可見雖由今之學校貢舉
而周官之舊典國初之美意庶幾兼取而並用舉於鄉賓於王
皆賢也皆能也其有日矣是則侯之志也夫是歲十月具位周
某記

章氏近思堂記

廣漢蜀名郡綿竹其壯縣也西偏岡阜連延二大溪出其麓今
吏部侍郎章德茂家焉蓋自其先大夫築室於斯甫竈於斯茂
林修竹景物日新德茂復創大堂於兩間藏書數千卷榜曰近
思屬予爲之記予聞之何思何慮易之神也不思而得聖人之
誠也是固不可幾也降是則思曰睿睿作聖君子所宜勉也雖
然均是思也或近焉或遠焉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求諸已
者也仁在其中矣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驚於外者也非吾
黨之士矣思乎思乎可不知所擇乎是故爲子必思孝爲臣必
思忠祭則思敬得則思義推是以往自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

天下其本皆在方寸之間其效乃著於千萬里之外豈不約而易知安而易行也哉昔者詩有六義備萬事之理可謂盛矣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殆爲此也或者泥古太過遂疑三代直道而行是非毀譽一出於人心之至公會無越思殊不知古詩三千餘篇刪而去者十九無邪之思三百篇耳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刪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舉茲一端去取之意斷可識矣德茂學無不通而尤深於詩予嘗同朝聞其語矣四海之廣家爲近萬物之散身爲近一身之間又以心爲近於斯道也固自得之予復何言姑附姓名於堂上紹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卽墨侯傳 并序 紹興三十年

自昌黎先生爲毛穎立傳大雅宏達多效之如羅文陶
泓之作妙絕當世下至包祥杜仲黃甘陸吉飲食果臝
亦有述作墨文房寶也顧可闕耶予秉耒餘暇輒爲卽
墨侯傳非敢追蹤前哲姑以游戲云爾

卽墨侯松齊人也其先蓋卽墨大夫以治行見知威王旣卒官
子孫因號卽墨氏松少以材事東平王爲郎資性剛介王未之
親也會宮中火侍衛奔散獨松馳救得熄焦頭焉王勞曰乃吾
未始知汝何忠如是對曰臣以歲寒事大王未蒙後凋之賞一
旦有急臣固自煤王說賞黃金百斤居頃之東阿膠者亦齊人

卽威王所烹阿大夫之後以策說王王以爲郎命與松結交相
得驩甚松曰僕與足下所謂膠漆相投雖然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盍就有道而正焉膠許諾往見公孫杵臼朝
夕琢磨材遂堅實矣時方嚮儒學擢嚴助司馬相如等在左右
復下郡國求茂異咸以名聞於是東平以松應詔至長安與魯
人楮先生管城毛穎歎人羅文俱召對甘泉宮上一見大喜卽
日拜大中大夫凡行幸封禪征伐檄召有所述作四人未嘗不
從上稱之曰松等朕四寶也元狩元年上欲爵松列侯命刻印
內史黯少文毀松曰漢法非有功不侯松以薄技事陛下使補
皁衣之缺足矣封之非是上不聽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賞以賤

功古今之通誼也大中大夫松事朕累載夙夜不懈厥績茂焉
其以卽墨千戶封松爲卽墨侯松入見上曰使卿復乃祖之舊
松頓首謝明年淮南王安來朝數獻辭賦上與往復論難松預
焉日被磨折寢以股削乘間言君子之交淡以成今陛下以淮
南故用臣日濃矣臣材智有限不足副任使願乞骸骨歸山林
上不說顧未有以易之淮南王知上意乃薦麻黹代松黹文采
燦然能曲順風指上研究之以爲材十倍松使待詔金馬門未
浹旬擢光祿大夫典校秘書松浸不用黹又日夜短松松不能
無觖望奏云汲黯謂陛下用臣猶積薪後來者居上信然上由
是發怒收卽墨侯印綬放歸故郡鬱鬱不得志道病卒諸子零

之時五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有一後一月事聞詔贈君兩官
有子與父恩澤賻卹加等予得於郡人者如此嘗恨未能訪其
家乾道八年秋君之子思忠實來袖書一通陳義崢嶸予竊嘉
之明日泣而請曰吾父死國時官甚微不得如忠襄公大顯於
世且上許賄恩而思忠適在襁褓不能自列於有司承天子之
命丐公一言傳信四方以附九泉且無使國家族忠恤孤之恩
委於草莽也予曰甄濟詐暗不受祿山逼韓退之謂當附書於
史子逢能標白其先人俱當得書今爾父死王事名在司勳且
有詔俾爾世其祿視甄氏父子益易以顯予昔執筆隸太史而
不以告今尙何道思忠曰不孝之罪昭昭矣雖然里中多名士

惡知無位於朝任斯責者第爲我書他日司馬遷言荆軻庶幾
徵夏無且乎予曰然退爲之書

省齋文集卷二十八終